於于抄錄 全

기

於于妙跋

春少將與漢江樓人會亭，即桐[illegible]

居江湖花月多有春帖子其一曰[illegible]

騷人頹昇朝家無一事扁舟來釣[illegible]一曲梅花[illegible]

清江水洋綠漲、老夫無與安[illegible]乾坤萬春其一曰白飯

先朝老判書閑怡隨分且安居無人報道春光晚未到花時[illegible]

余少時記[illegible]老[illegible]無憂想[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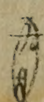
余於林年宿松泉精舍[illegible]春和時引[illegible]前日[illegible]

聲非雨[illegible]邀田三月山深杜[illegible]出人[illegible]

綠千林雨霽道飛泉漲在硯[illegible]香鄉[illegible]

醉餘[illegible]時聲出門[illegible]稱詩人[illegible]

曰[illegible]



於于抄錄

余少時遊漢江夢賚亭々即相國鄭林塘亭子也時相國多散居江湖窓戶多有春帖子其一曰官閑身漫世誰嗔夢賚亭中白髮人頼是朝家無一事扁舟来釣漢江春其一曰梅欲粧梢柳欲顰清江氷泮緑潾々老身無與安危事惟向楓宸祝萬春其一曰白髮先朝老判書閑忙隨分且安居漁人報道春光晩未到花時薦鱖魚余少時記誦抵老不忘毎一詠来毎想相國風致

余於往年宿松泉精舍夢覺有聲如雨驚問寺僧曰雨耶僧曰瀑聲非雨也余遂口占曰三月山寒杜宇稀幽人雲卧静無機中宵錯認千林雨僧道飛泉灑石磯後日有客来言鄭松江一絶空山落木聲錯認謂踈雨呼僧出門看月掛溪南樹諷誦詩人意思一般信哉

○佔俾齋金宗直嶺南人也年十六應擧京師作白龍賦見屈金守温

爲大提學分與落榜試紙其中有落試之賦乃佔俾齋作也讀而奇之曰此真它日典文衡之手惜其高才見屈取其卷入 啓上奇之命除靈山訓導時漢江濟川亭柱上題詩曰雪裡梅花雨後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寧把臙脂寫牧丹後守溫遊濟川亭見其詩歎曰此真前日白龍賦之手也他日代我文衡之任必此人也尋其蹤跡果佔俾齋作也其文鑑如神

昔余寓連山家中童僕患瘧余戲作四韻律傳其背瘧即愈其詩曰士伯盤囷九約身峩峩雙角柱穹旻龍脂亂沸千尋鑊虎戟交擬萬甲神哆喙吸來塵渤澥張拳打破粉崑崙可憐水帝孱兒鬼星騖風馳地外淪盖瘧鬼水神而土克水故用楚辭土伯語也其後家中有病瘧者以其破紙傳相傳背有神效自是鄰有是病者謄書已瘧一邑皆然至於恩津石城扶餘公州鎮岑錦山之間互相傳寫雖積

歲老之癃無不一紙見效可笑之甚也讒癃詩在於于詩集中

王世貞一生攻文章居家有五室妻居中室四室各置一妾其一室置儒家文籍有儒客至則見于其室討論儒書其室之妾備禮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仙家文籍有道客至則見于其室討論仙書其室之妾備道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佛家書籍有釋客至則見于其室討論佛書其室之妾備佛家之食待其客其一室置詩家書籍有詩客至則見于其室討論詩家其室之妾備詩人之食待其客各於賓主前置紙筆硯墨常以書辭往復未嘗以言語相通客去遂編成書壹日有少時友至尚貪士也餓而揔兵為親求碑銘以千里馬三匹文錦四十疋白金千兩為潤筆之資世貞立其使价展紙揮毫而以答之盡舉其潤筆之物與寒士自不取一物其價可數萬翰林學士朱之蕃其弟子也嘗在世貞客席有人為其親求碑文其行狀成大冊幾至萬言世貞一讀掩其卷命書字的隶筆

而口呼未嘗再閱其既卒使之蕃讀之叅諸行狀其人履歷年月官爵
無一或差其聰察強記如此非獨其文章橫絶萬古爾也
鄭湖陰士龍與魚叔權學官甚懽（叔權）謂士龍曰閤下雖善文章至於精
解古文殊不如小生士龍曰豈其然乎請嘗試之遂隨手取架上書開杜
牧之阿房宮賦叔權問鼎鐺王石金塊珠礫何謂耶士龍曰鼎與鐺玉
與石金之塊珠之礫也叔權曰不然言秦視鼎如鐺玉如石金如土塊
珠如沙礫也士龍曰然叔權曰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樑
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米粒尾縫叅池多於周身
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何謂
耶士龍曰皆言其多也叔權曰不然言無用之物多於有用之物也
士龍曰然俄而小兒挾十九史略趍而過使之前開卷得祖逖聞雞鳴
起舞事叔權問曰中夜聞雞何以曰此非惡聲而至於起舞耶士龍

曰言世方亂何以沉睡至於夜半耶聞鷄早起非惡聲也叔權曰不然古書曰夜鷄鳴則世必難故莊子曰解休之群鳥皆夜鳴李白詩曰群鳥皆夜鳴言去亂也迯幸亂人也知世將亂故喜舞也士龍憮然應曰然然頗有慚色叔權後湖陰而死每曰湖陰集中碑文皆我代述云

叅議金穎男喜作詩一生著述無筭但憑次韻而作能一韻數百首不窘否則不成章判書徐渻說之曰令公詩韻真箇羅州貢生之枷也曰何也羅州有貢生十一歲犯僞造御信律至二十猶滯獄初着短枷年〻身漸長年〻輒長其枷坐卧起居常依倚於枷猶盲者之須杖至壬辰亂使君開獄放囚貢生長於枷中一朝脫枷前後左右無依倚顛沛不得步矣今令公之詩以韻爲枷解之則顛沛不得步矣衆大笑以爲格言

寧邊校生郭太虛定虜衛金無良之甥也頗喜佛事多與釋徒交太虛出外而其妻私於僧太虛自外至僧歷太虛而踞其肩太虛力弱不

能轉僧拔劒太虛手批之擲劒於地僧指其妻曰將此劒來妻不忍於
手而以足漸近於前於是犬卧於前側太虛慨然而言曰犬乎犬乎爾
若有知當去此劒犬乃聞言輒起咬劒棄於外復入咬僧喉僧遂斃
太虛說其事於妻黨率其犬而去已渡河涉嶺其家疾呼邀之太虛
不應顧之妻黨係妻頭於樹以巨椎〻其腦矣
嘉靖中羅州牧使逸其姓名官滿而歸所輸資貨甚煩彌亘數十
里於是乎奸宄生心而沿路館于院店不使行旅同舍賊徒相與謀假
稱沙器進貢強之共入一館者近百籠諸吏教戒毋使人馬近前曰破進
貢一沙器嘗直若干羅州僕從莫敢近日將暮有一婢便旋其籠側
忽放屁一聲俄有兩人笑聲嬉〻自籠中出婢奔告主翁〻〻密召
州吏謀曰一籠中有兩人笑聲想百籠藏二百人必俟其睡熟今欲盡
擒計將安出老吏進前附耳語曰小人佯醉使酒與所謂諸吏相詰

大人徵怒縛吾與吏輩甚緊則彼以微罪被縛必順受不敢拒乃躯衆積籠更加結束而射之可立擒遂用其策其魁與卒果就縛不辭又縛盛沙器之籠曰吾當盡破沙器伏罪於京師積其籠射之百籠高躍于庭流血迸地二百皆就擒縛其魁告于邑宰諸市方伯聞于朝加收使一階賞其婢五百布西涯柳成龍爲都體察使有列邑移文事文既成屬驛吏過三日復收其文將追改之驛吏持文而至相國詰之曰亦何受書三日尚不分列邑吏對之曰俗談朝鮮公事三日小人知三日後復推故追至今日矣相國欲罪之仍思之曰是言可以警吾吾過矣遂改其文而使之須時倭奴尚在境内八道日飭操鍊成龍以首相都鍊訓事設兒童砲殺手以習敎有武士一人詣都監請得綿布百疋買駿馬百匹成龍甚異之問其由武士曰布一疋當買新生駒一匹善養三四年足以充兒隊成長後用之成龍然之不悦時與賊對壘而教訓兒童習劍鎗擊刺有同兒戲

或有竊笑之者至今數十年間設科取士技藝成就頃日中國征奴晃我
兵各工火砲胡奴畏之中國賴之句賤貽教之法實兵家矜式也
潘碩枰者宰相奴也其稚也宰相愛其醇敏誨以詩書與諸子侄同齒及稍
長與遊鄉無子者匿跡力學絶不令主家通及長冒法應科人莫之知也遂登
第躋宰列謙恭清謹為國藎臣公忠道觀察使位至一品其主宰相既没其子
侄皆窮賤出無驢徒步於路碩枰每遇於路下轎趨拜於泥塗之傍觀者
皆怪之碩枰乃上章吐實請鐫削己職官主家子侄朝廷義之優獎之破邦憲
就本職如故仍官其主家之子高興柳氏曰我東方壤地偏少人才之出不能中
國之千一又局於箕子之遺典為奴者不許仕路立賢無方三代盛法而至我國
防閑益固士大夫之論隘且猜矣潘碩枰忠義人脫身法綱為朝廷大官揆之
常情掩匿蹤跡之不暇能下車屈身於寒士又聞之朝自暴其賤跡信東方所
罕有之令聞也其主家宰相非徒痛去隘猜成人之美如其人也可謂知人矣能得士也

◯今年春新刊中原書七十小說目曰鍾離葫蘆自西伯府来淫褻不忍睹獨
其二事可觀者敘其一曰有一夫病死諸子請遺教曰我死須着銅環四箇梱縛
爾聽風水先生言這撇那撇不知其究遺其一曰有呆人呆人痴人也失鉏于田妻问在
何所高聲曰在田第幾畝妻曰如是高聲或有人聞之先取去何其人往于
田鉏已亡矣其人歛附耳謂妻曰鉏已亡矣
李賀者京山釋子也少時居三角山僧伽寺常居客室意欲嗟寃異
僧忽有嬖衲老僧狀貌清奇每中夜必出外如從旋然盥嗽已如屋後向
北而拜心異之知非常人事之甚敬未嘗須臾離留僧伽客舍許多日矣一日
先曉皷荷鉢而去賀望望踵後不使之知終日直西而往入天磨之知足菴既至賀
入而拜老僧驚怪向之曰爾来自何賀曰貧道願為弟子不敢離下風老僧深
惡之然草識禮服從如前累日而後拜而請曰貧道在客舍候候長老多矣
知大師必有異敢請承教老僧怫然作色曰年少沙彌何妄耶吾何有異無

請輒堅拒之閱多日始感其愈固也教之卜筮賀粗文字性且慧不勞而曉
每占一事試其推決斥正其善否由粗就精終至百不一謬又請益以大數則
曰甬雖至此一生衣食有贏其他則吾不知之在知足養數月秉夜不告而
去賀起而要其蹤了無知所如遂痛哭而返自此之後遇事輒占其合如契
聲四揚懷糈者旁午而至遂解衲還俗遨遊縉紳間鄰有書生失奴問于
賀〻曰獨秉鈍馬向南行必得生如其言秉駑駘不帶僮僕獨往馬倦不前
遂下馬入灌叢折枝為鞭逃奴伏於灌叢下遂與偕還洪州牧使遣騎邀之
既至與之飯〻未已遂投匙而驚曰有事請亟歸詰之曰吾命在今日午前請
歸死于家仍拂袖而起時州判官再三邀之固留而與之酒方夏月用燒酒賀素
嗜飲連進五六器於席上吐火而死或曰其師老僧即鄭希良也
漢高祖以聖人之姿粗傳呂公之相法雜以術數參之以人事百不一失能知其廣
陳勝先起於東南能知其王濞作亂於五十年之後而又能知終必無成故拊背

而送之能知呂氏作亂於臨朝之日故欲廢太子能知呂氏王諸呂故與群臣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又能知諸呂無人才終亦無成故不揚太子能知王陵以直見廢而周勃能安劉氏陳平又不可獨任故使有相制以成後事能知諸呂作亂而呂須之夫樊噲可慮故使陳平斬噲而代之以勃且遣呂氏身後之計皆攻呂氏之策而呂氏不知一遵教終貽一家之患而不自覺呂氏向相陵平勃之後誰可代者則曰非乃所知者也是能知呂氏之奇不能及於平勃為相之後而安劉滅呂之後更無可言之策故也雖聖人之智不離以術數則難必後來之歲月雖術數之妙不參以人事則難分天下將相之得失非所謂不可測之神耶觀其屬四皓調護之後召戚夫人甚舞自為楚歌以自傷者是知呂氏必殘其母子悲歌永訣如項羽別虞姬之為見大計輕小恩非聖帝大舉措而何偉哉偉哉

或相趙元紀微時與鄭希良交希良為翰林元紀往訪之留之其宿翌朝名御達官呼喝塞道而至不可勝記客去希良曰名流訪我來者紺陋子之心艷彼耶曰

一寒如此抱関猶勝我況彼金馬玉堂士耶曰子無艷彼特朝露已若子者窮
四十達四十壽在其中渡漢江船敗淪水底忽思希良之言曰康節豈欺我我欲匍
匐達岸而水中不辨兩岸仍散髮觀水所趍直截水底瞑目行達于彼岸而不
覺其陸也路人恠之曰彼手足行者何人開目視之已抵沙平院矣後四十始達
官至貳成壽八十餘歲符合希良言

尹鉉長於理財為戶曹判書凡獘席地衣青縁布悉藏之庫中以待不時之
需衆咸笑之其後獘席付之造紙署碾作紙〻品最佳青縁布付之禮曹作
野人衣紐不使尾綴全匹皆適於用太倉陳腐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
舘舍塗壁鼠矢尤粘其治家也患柴薪難繼而厨人用之無節出布帛貿尾
署燒木以鈍斧屬之爨婢〻〻汗顔自斫惜尾梯如金終省浪費焉門前有田
三十頃不種蔬悉種之以稷衆多恠之屬之馬卒一日刈〻一畒為馬芻一月刈了三
十畒稷易長之物也前月所刈留月已長數尺馬卒不出門庭而青芻綽有餘

矣一日謂家人曰今年木花極賤出千布貿積既貿積之樓上充棟宇亦不見
費用不㪅載市上木花極貴悉取貿穀其直十倍得鉅萬石謂家人曰亦若屬
治產當如是耳於國於家理財周詳如是

長者高裴忠州人性緊嗇重貨能居貯貿販致家財巨萬其里人請學致富
之術於裴々曰來日城上松林間候我々有以教之里人供酒肴供饌以待之裴至里
人羅拜而問之裴見城上松枝遠揚於城外城之下視無地裴使里人登其樹攀
其枝垂其身放一手把以一手辟左右容語曰守爾貨如是手把是枝足矣更無
一言而去

國家昇平時鄉吏皆著濟羅笠言百濟新羅時方笠也俞洵有所愛婢鄉
吏之妻也洵嘗潛入其房洵妻持杖而入洵見壁上掛濟羅笠卽着其笠出伏于
地洵妻以爲鄉吏蒼黃而走朴忠佩有所愛妓々與錄事(私通)倒着平頂巾掛在
壁上忠佩來夜入妓家而宿趂早朝詣闕天未明誤摠着平頂而進至闕下

奴子仰視而疑之忠侃大驚下馬入民家當時好事者爲詩曰俞泊妻畏
濟羅笠忠侃奴驚平頂冠聞者謂之絶唱
咸俔微時出遊郊園於道中下馬歇鞍臨溪陰樹而坐忽有一客騎驢隨至
亦憩于溪上俔見客容皃奇偉敬禮之俄而各進朝飯客從僮開袱進之
器一赤血浮蝌蚪溢之一烹小兒爛熟俔甚驚客勸俔喫其半俔深惡
之辭曰僕不曾慣食客食罷俔異之托以便旋密向其僮曰客何許人僮
曰不之知曰從長者游豈不知某氏曰相遇於道仍從之遊若之何知之曰自
何時從遊曰自天寶十四年至今不知幾何歲月曰向所食兩器何物耶曰
其一紫芝也其一人蔘也俔大驚且悔復見禮之請嘗前所進兩物客
呼僮向其餘對曰小子因飢食之既已騎驢而去俔隨之客謂僮曰此去
午厨忠州達溪邊夕踰鳥嶺遂揮鞭而邁不疾驅而俔躍駿來追之不
く不進杳然失其所矣俔歸家惝若有失仍識其所遇者乃呂真人也蓋

天寶十四年即呂真人胎化之秋也

相國李元翼少時遊寒溪山入蘭若中有一老僧狀貌魁琦坐睡丈室見元翼頻禮貌之坐久僧取小紙書數字擲之庭中未幾有仙鶴下庭盤旋相國異之問其由僧驚曰書生可與語衆莫之見而獨覩之子欲奇觀隨我来於是扶藜而往相國隨而行遂陟後嶺步步皆玉貝藉之遂路璀璨相國問之曰是何寶玉之多耶僧曰豈無珠玉惟不貪者見之子可教也俄有笙簫之聲出於五雲雪峯在五雲中矣僧遂逝頃上望雪峯而不肯前相國顧望觀之僧曰此則上仙會讌之所非人間宰相所縱觀仍低回而降後相國登科暨為承旨罷官閑遊復尋寒溪山而不見僧欲再尋後山嶺而失其路

有客善種樹者来言余曰種樹之法每二月初中旬間折枝火燒枝端勿令氣泄植於芋魁及菁蘿根樹之地皆生又一方佳樹之枝有大枝中横生小枝者從小枝上下皆數尺斷其大

枝両端焦以火横埋大枝於地使小枝竪出地上則大枝為根小枝為株必活又一方桒椹聚而腐之子出種之蕈田一年長茂散樹他處能成萬株桒不出三四年凡新卜園亭者不可不學此法

古者有特壽者三老一老曰娶妻色麁醜一曰量食節所受一曰夜宿不覆首蓋非徒男子好色之美者其淫必倍衛生者必先遠之故養生之書亦曰上士異室中士異床下士異席古人亦於此戒懼近世宋賛亨壽九十不與婦同寢自中年夜着寢衣長過足結斥幅小揮裹下而寢所食有程限食後引弓射的八十九十猶不稍取其強筋骨下食飲也已觀儕友中好色喜飲酒所食無限量者韋未能延壽屈指酒徒作楔崇飲者不十年相継殞絶斑斑皆可鑑余素患胃病不得喫申後飯南都憲瑾曰子之不食宜也余氣或暫張或不妥輒飢卻食蓋今之病常出於飲食忍飢一兩日必不至死姑待氣平而食可故一生節嗜少之病今至

七十云余亦是其言食晚則不食近世又有朴僉知廷立者生平節所食
三剖一黄瓜食其一他物亦如之卒享八十三又有御僉知祖認年七十
嚴冬不着毛笆腦問其由幼時裹頭果厚毛錦帽倍厚他人苦患頭
風夢有神人曰脫爾錦帽及毛巾以凍爾腦病即愈自此學凍腦法
頭向猶沉而寢晝尚不裹耳腦崔二相混曰子耐寒露頂猶不縮乎曰
西施玉真嫩面如酥寒雖折綿未嘗蒙面目自幼習爲性故也頭目何
擇余亦習爲常非異術也余年三十患眼疾或耳聾有長者玄積福
曰此皆因頭風致此宜逐日千梳絕勿裹頭以凍腦即效吾亦於此備嘗之時七十毛
皮不護首矣余從其言日梳頭千過不復用毛錦裹頭髮若復裹之前症
復作至今雖因滯淡亦不能從衆變其習先是先夫人嘗見寒天不着毛
冠始憂終不憂曰是兒初及第雪天寒甚免毛帽赴拜表于西郊時萬朝咸
往而惟宋賛及余兒不護頭其後宋賛年九十余不憂矣云即今朝班中

朝士不毛耳掩者或有焉多學余之為云蓋頭者衆陽之會雖不畏亦不寒昔香山有寒泉白樂天日来浴髮有詩為樂天享年八十六而終

李春英尹吉元南以英雪中打話于成好善家碧齋春英曰雪中與況何者最樂各言其志春英曰三同志團坐江樓擁爐細酌其樂何如吉元曰與絶代佳人披裘擁衾對酌青樓上高唱白雪之詞其樂何如以英曰携佳兒載美酒與所懽之交飛雪馬于氷江其樂何如好善曰吾之樂異於是天山三丈之雪披黒貂裘領十萬驍騎逐左賢王其樂何如於是春英等相顧扼腕曰吾儕各有所樂而皆不及成則優之豪壮云

○奴兒阿赤胡酋也並兼部落遠邇歸服威慴沙漠莫之與競萬暦中聞忽温胡兒畜巨獒其大如二三歲馬健捷無雙用銀五百両買之両界之間阻隔大江其獒未涉江乗夜逌故于舊主又用二百銀使舊主涉江而送之於是奴兒赤大開蒐獮縱其獒使之逐獸頃刻間不離車下獲巨

豨大鹿者五奴兒赤撮喉大笑罷儀而歸曰吾所以費重貨致此物者聊欲快一時之觀以識其猛技物各有主吾豈長有即日還之忽温並與七百銀捎之胡中皆服蓋神物不服于非主若復乘夜逃歸貽笑於胡中故也

郭之元洪純彥古人之巨擘也皆善華語屢入中朝之元於沿路遇一人負債於人盡輸田園臧獲將流離行乞泣而訴之元元搜囊槖中取白銀三百兩以與之不問姓名而去是以中國之人重之沿路之人以壺漿迎之感稱郭令公来純彥乃同閑人也為人英俊容良嶷嶷其之中國亦過舊識遣患敗業盡鬻其妻孥純彥即以五百兩白銀使還其妻孥田庄以是名動中國所至人皆目之必稱洪老爺余嘗三入中原備知古人之情態其暴露驅馳於萬里非為國事非為功名所希只在通彼之貨長交貿之利視錐刀如衡呂之重而兩人奮其意氣能人所不能豈獨古人

之雄哉

自古優倡之設非爲觀美裨益世教優孟優旃是也恭憲大王爲大妣殿

陳進豊宴呈於闕內京中優人貴石以俳戲進束草爲苞四其大者二中

者一小者一自稱守令坐於東軒石進奉色吏有一優人自稱進奉色吏

膝行匍匐而前貴石低聲擧大苞一與之曰此献吏曹判書又擧大苞與

之曰此献兵曹判書又擧其中者一與之曰此献大司憲然後與其小苞曰以此

進上貴石宗室之奴也其主參試藝陞資而未有實職俸祿不加趍章

不備而差祭於各陵殿殆無少暇貴石入進豊宴與諸優人約之一稱試藝宗

室乘瘦馬貴石爲奴自持韉靮而去一作宰相乘駿馬與徒擁路而去前

宰辟路而宗室見犯挐貴石而去仆地而杖之貴石高聲而訴之曰小人之

主試藝宗室也官高不下於令公而俸祿不加趍章不備差祭於各殿各

陵殆無間日反不如不試藝之前小人何罪宰相之優驚歎而釋未幾特 命加

其主寶藏

洪春卿爲弘文正字時其母夫人乘轎在路相國張順孫之奴醉與轎後從婢戲仍觸扶轎卒夫人大驚春卿以事涉相國家不可告之法曹遂踵相國門請謁相國見之春卿告其事相國曰甚可駭招侍人附耳語無多色自若春卿起謝相國曰姑留與之閑話春卿甚怪辭而出見門側已有死人覆以草席即其奴也相國不動聲色附耳一語而瞬息之間已處奴以死其威如此宜作一國之相也

韓明澮性虐凡奴僕下卒有罪繫於柱射之庭中樹一柱時田霖爲軍官違令繫柱欲射之酒酣坐而睡霖乘其睡引絕其繫而逃明澮覺見侍婢在前使追捕之不及亦繫柱將射之霖潛伏墻間而聞之披襟露胸而入曰始聞將軍射人怖而逃潛伏墻外聞將軍將以霖之故欲殺不辜是霖怕死而逃不勇也移死於婢不義也請將軍射霖霖當受箭而不辭明澮

楓

試校生講開
卷問所謂程子
南亭子

義而赦之遂用之爲腹心霖性甚虐時海浪島有賊出没爲梗於海西朝廷命霖爲將征之霖有妹寡婦也只有一子霖請爲軍官妹泣而言曰寡妾只有一子如一嬰軍令吾兄性嚴必不饒當去豈無他人合吾兄必齊仏乎願爲妾少貸霖不從曰國事也不可辭也遂署着而行至海浪島果違律霖命舉而斬之自此一軍震慄赴死如歸直擣海島蕩巢穴而還

昔者朝廷治軍籍分遣敬差官于八道試講鄉校生徒以書不能者降之以充軍額有一生年老鬚髯胡滿面無所讀書挾類合應講敬差官開其卷向鸚鵡字生讀鸚字滿面之鬚髯皆聚於口讀鵡字聚口之鬚髯皆張而四散其可笑之狀令觀者絶倒也有一敬差官驛馬䭾紅粧到南原坐南亭子耶北亭子耶生對曰南亭子也敬差官大笑擲其卷枕妓膝而卧曰往矣軍堡枕兮㛬而眠生勃然改容而對曰河南程子非南程子而何敬差官驚起而坐曰若鼓詩乎曰不能只能歌曰試歌之遂爲

之歌曰如此險年軍籍何爲哉軍籍固然敬差官何爲哉敬差官固然瘦駑驛馬駄紅妓何爲哉敬差官大異之優賞而謝之

許篈性好色謫甲山初還與金大涉家婢德介頗繾綣洪可臣儒士也以風馬譏之使其弟慶臣秉筆呼韵篈卽席作風馬引口占其辭曰千牛閤下開天仗太液朝暉暎仙掌絡首金羈照地光緋細弄影青雲上青雲道〻不可攀一生夢斷玉門關西河水流萋〻芳草生其間南風北風吹長笑領千群戲平野君不聞寧爲沙漠憔悴骨莫作金門仗前馬又嘗遣騎邀德介德介爲其主所挽不得致慶臣兄弟以惜婢命題呼韻使賦之又作短句曰華堂滿白壁繡柱圖黃金春雨隨東風珠簾深復深雙燕呢喃下夕陰相思無路托春心〻〻已矣空怊悵漸夢虛勞入錦衾其詩豪逸如此不載於荷谷集中故錄之

鄭湖陰新登第爲正字以公事往功臣朴元宗家元宗出迎之曰御廟

正字之名今始良覿仍命侍婢設小酌言未訖紅粧數十隊各持巾帨塵箑琴瑟皆粉墨珠翠而出左右而立男樂諸工各執揳擊搏拊之具由長廊而出列坐階上侍婢兩人凝粧盛飾奉高足之盤水陸奇需璀璨寶器而進方丈之具手所不及其盤圓轉如磨碾隨意取食盡觴遞進雖曲并奏咄嗟所辨饌品殊色湖陰心中艶羨遂染指於富貴及其祿位既成使廚人朝夕列書饌名而進從所欲而點之當時卿相之家惟湖陰所食極奢洎乍東郊自奉猶夫前所居萬卷書架之側列挿千疋布雖或用之冗費旋又充其缺常夜坐不寐至達曙或太倦則支掌於額扺案少眠而已或問其故曰人生百歲睡眠居半吾則生平夜不眠若活百年則可以當二百年矣君子曰湖陰仕進之初輒融心富貴其所艶者朴元宗萬卷之書夜不眠則似之矣千疋之布亦何爲於其側其志之陋有是哉或曰非陋也向刊私集之資故置之文房云

魯認柳汝宏皆湖南儒士也壬辰之亂俱被倭所虜自釜山登船
向日本同行者我國七人離鄉去國爲異域之俘皆悲愁少生意
思負君投海而不得夜於舟中相枕而眠汝宏夢得一環七人互爭之汝宏
覺而自解環者回旋之物也或者回旋故鄉之兆耶第不識古書循環賜環
有旋歸之義然猶一心耿耿恒與七人密圖生還故國入日本日勤傭作私
儲銀錢欲乘其便六七年七人相與謀偷倭小船將由對馬島到釜山
魯認曰不可對馬島屬日本日本命令無大小奉承吾儕出對馬島島
主拈而還之事益危矣吾意南蕃國與倭交貨其船之到倭舳艫相
接吾仍商販有與南蕃人相善者若入南蕃達于中國福建萬全之
策也汝宏等六人曰魯生之計邈矣遲遠不可從於是認與六人泣別
分船而北彼六人對由馬島是年渡釜山各歸其鄉獨認渡南蕃商船入
南蕃國其地與中原通貨多綾羅錦繡又多燔瓦器甚清瑩可玩中

原之絕勝西器皆出南蕃其燔也多用人膏凡人之老〻病不堪傭役者
皆矣而出其膏以燔之云五穀所生稻粱極貴朝夕用切魚數尾和麵餅
而食〻以手不以匙箸認自南蕃入中原至福建福達地主題本撤天子待
其還報動經一歲踰閩入楚遊洞庭湖岳陽樓過瀟湘黃陵〻廟轉而出蘇
杭州覽浙江西湖之勝航黃河楊子江歷齊韓之垌而達于燕京遇我國
朝京之使歸于故都其間奇觀壯遊雖博望子長無以過之既還尋汝
宏于全州其歸已三載矣後汝宏中文科初試不第認登科爲呂島僉
使今陞折衝階

金仁福有口辨善爲詼諧少時於路上遇一外〻方寒士以水晶爲冠纓其
纓甚短僅周頤頷仁福住馬舉鞭揖之曰美哉吾子之纓天下絕寶也請傾
家財而買之生曰予家安在曰吾家住崇禮門外青坡里願子明日黎明
訪于船橋上金仁福之家安在行路孰不知之遂徼約而去翌朝仁福嗚

未覺生已踵門矣仁福出坐軒端置席田頭使之坐仁福曰吾家有水田在東
城興仁門外種一斗歲收穀三石吾家有大健牛一耦其大如駱峯方春二三月
土脉正融泉源始動結犁耟而耕之破土塊而水之一田例種早稻十五斗者盈十
所至八月秋垂滿田之黃雲把月鎌而刈之舂之簸之玉鍊珠揚炊而飯之其滑流
匙其甤繞舌今子所坐之田土膏而沃最宜蒿苣三四月之交壅而糞之兩
露之所濡葉如蕉既嫩且柔翠溢朱盤春陽方燠列甕沉醬甘如蜂蜜
色如馬血仁川安山之網取蘇魚來賣于市買而炙之加之油醬其香撲鼻
於是乎掌列蒿苣之葉匙掐早稻之飯襲以甘赤之漿加以爛炙之魚合以
包之如釜山浦倭貨之褁結兩手擧之如惠音嶺商駄之奉持張唇哆口
如鐘樓破漏後崇禮門之開閞當此之時是纓甚短索絶而玉瀉于地吾家
雖有永安之細布兩湖之綜綿關西之美紬南京之彭錦遼東之毛段陳
々相仍於七間樓上而吾不得買矣生於是聞言解頤不覺流涎而去嘗

着貂皮耳掩過街市遇憲府禁吏禁吏把衣裾將拘之市廛而告于府
仁福揚臂張拳曰吾將殺尓吏田我即司憲府禁亂之吏也君殺我安往
曰汝府之二十四監察視同狗鄰而棄之雙持平兩掌令獨執義單大司
憲皆吾門之族姪也至於開國定社佐命佐理皆吾家之勳閥也吾
令張拳而破汝之頭顱仆路中而死汝之族黨訴我而拘之吏滿城之故
舊親戚各持酒壺餠飯以慰之吾醉卧福堂軒睡以雷議司接法論其當律吾以
勳臣嫡長減死照律遠竄于三水甲山京城故舊各章妓工餞我于東郊傳
鄭飛駙配于謫所擁狐貂之衾服海松之粥脯白山之鹿膾綠江之魚邪家
大慶王世子誕生八道都大赦廣蕩金鷄放還故到東郊〻路上有塚累〻
問之則曰憲府吏某人被殺于某人埋于此然則汝死吾生孰得孰失禁吏大
笑曰今當不告于府但願再聞其說

於于抄錄

昔者中原詔使入我國以爲禮義之邦必有異人行至平壤見路傍有丈夫身長八九尺鬚髯長至帶頗異之欲交一語而言不達遂擧手圓其指以示之丈夫亦擧其手方其指以應之詔使屈三指而示之丈夫即屈五指以答之詔使又擧衣以示之丈夫則指其口以對之詔使至漢京語館伴曰吾在中原聞爾國禮義之邦信不虛矣館伴對曰何以謂之詔使曰吾到平壤見路傍有丈夫狀貌甚偉知其中必有異我於是圓吾指以示之者爲天圓也丈夫方其指以應之者謂地方也屈吾三指者謂三才也丈夫屈五指者謂五常也吾擧衣而示之者謂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也丈夫指其口者謂末世以口舌治天下也路傍賤夫猶若此況有識士大夫乎館伴奇之移文平壤召丈夫飛馹上京厚賂之仍問之曰天使圓其指爾何以方其指對曰渠欲食切餠餠圓故圓其指我欲食引絶餠餠方

故方吾指問之曰天使屈三指爾何以屈五指對曰渠欲食一日三時故屈三指我欲食一日五時故屈五指問之曰天使舉衣示之爾何以指其口對曰渠所憂在着故舉其衣吾所憂在喫故指吾口庭中聞之皆大笑而詔使則不之知為奇男子敬而禮之噫長髯丈夫見敬於詔使是豈徒相貌而失之亦恟於我國禮義之名豈非萬世之一笑也乎長髯者無乃故為謾辭以彂迹耶近來相國柳琠赴燕京見相者欲使觀其相有從行之僕容貌甚偉假相國衣冠以示之相者熟視而笑曰此終身賤炭翁也何子之欺我哉於是相國出見之相者望之驚曰是真閣老也吁相者之鑑人其諸異乎詔使之識人乎哉

有貌不如心者有貌如其心者孔子貌類蒙倛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晏平仲長不滿尺六心雄萬夫哀駘駝以惡駭天下而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孟嘗君眇小丈夫韓信黃面長夫張子房貌猶婦人郭解狀不及中人田蚡貌侵

我國君衙高風采埋沒中京相者見其身不覺其貴及見其遺矢知其
、極貴成俔貌醜時人稱之曰御覽座客座客云者古者俠客往娼家之
引醜貌者爲座客故厥後因名貌醜曰座客此皆中不能飾其外者也
伍員長十尺眉間一尺終爲天下烈丈夫項羽帝相也其怒也人皆讋伏
莫敢仰視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諸葛亮眉宇之間聚江山之秀張飛壯
士其目如環許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盧杞藍面鬼色婦女見者皆笑
我國趙光祖容色絶美每覽鏡而歎曰此豈男子吉相崔永慶逮己丑之
獄將死獄卒敬之趨風奔命惟恐或後此表與裡皆如一者也萬曆初林植
居喪任羅州時徐益爲茂長縣監徃吊之植以貧乏之祭米爲辭益領之
而去不疑日駄白米三百石以輸喪家植不色難無辭而受兩人蓋相許莫
逆度量甚宏而其任俠不畏罪君此宜夫益之座逆子也
大凡婚姻之道上之太濫必有嫁禍之鹽戒反不如野鼠之婚于同類何則

昔有野鼠篤愛其子將求婚鼠翁與鼠姑相與謀曰吾生此子愛重
之如此必擇無雙之巨族結婚焉族之無雙者莫如與天為婚謂天曰
吾生一子愛之重之必擇無雙巨族萬物生焉群生育焉莫吾之尚惟

為婚思無雙巨族莫天之若請與子婚天曰吾能覆育大地能蔽吾〻不如雲也

雲也野鼠就雲謂之曰吾生一子愛之重之必擇無雙巨族為婚思無
雙巨族莫子之若請與子婚雲曰吾能充塞宇宙蒙障日月山河晦
焉萬物昏焉而惟風也散吾〻不能如風也野鼠就風而謂之吾生一
子愛之重之必擇無雙巨族為婚思無雙巨族莫子之若也請與子婚
風曰吾折大木蜚大屋歘山揭海所過蕭然而惟果川石彌勒吾不能
倒之吾不若果川石彌勒野鼠就果川石彌勒而謂之曰吾生一子愛
之重之必擇無雙巨族為婚思無雙巨族莫子之若請與子婚石彌勒
曰吾能屹立中野經千百世而確乎不拔而惟野鼠掘土于吾趾則吾
顛矣吾不若野鼠於是野鼠懼然自返而歎曰天下之無雙巨族莫吾族

之若也遂與野鼠婚夫人也得無鑑戒乎
嘉靖乙卯倭寇之全羅道水使元績軍孫島敗死當時物議咎尹元衡
用債帥失律喪師績死亂軍中失其屍余一家於壬辰避倭入伊川古密
雲密雲在伊川之北山深境僻人跡罕到有村在深谷間如桃源其地
人皆曰元績敗軍逃形棲遁于此年幾八十而死其子終三年喪招巫
為夜祀而去絶四五年云蓋其地民俗甚淳知其為逋客容待之頗款
故也古者劉安姚泓伏辜死刑身送東市載在史籍甚昭而其遯世為
仙亦著小說安知當時抽身潛遁得逭刑辟養灵於深峭之間延齡保
身如元績乎是未可知也
洪裕孫隱君子也玩世高蹈不干榮利與南秋江相友自放于山水間一
日過所善名宰待之甚款與錦衾繡褥宿焉朝而辭去其衾褥中
有遺矢背登高崖放屎屎長如繩抵岸下群童聚觀而驚呼之裕

孫縮其矢還入腹中聞秋江將遊金剛山先往遊焉乃攀高樹緣絕
壁題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留與永郎遊水府偶牽春酒
滯人間題訖斫其樹拔其根而去之秋江見其詩瞻望不可攀深異之以爲蜚仙
之詩載楓岳記中九十娶妻生一子名志誠多識古文訓後進有聲死壬辰亂
尙國相震爲人寬厚度量弘大平生未嘗言人過失有一人短一足客以爲言震
曰客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以名言稱二相其祥少時作詩曰羲皇樂俗
今如掃只在東風盃酒間震見之而歎曰余嘗多其生以爲終大成何言之薄耶
即下筆改之曰羲皇樂俗今猶在看取春風盃酒間四字之間氣象懸絕宜夫其之
名宦下尚一頭地也震十七歲不能文嘗往僧伽寺讀書以手指濡唾書于僧床
油紙有一士正色叱之曰小子陋哉何以口中唾書之震大慚且怒且恨曰男兒不文
不可行于世棄之步還足皮軟血滿屨矣遂從師力學進取十二科取才之試
辛捷文科魁等性雖寬厚其勇於進取如此其祖擊權奸也亦不隨波蹈

踏故見重清議所以躋相位者此也
鄭北窓礦九月念後咏晚菊曰十九廿九皆是九々月九日無定時多少世人皆不識滿階惟有菊花知其弟碏和之曰世人最重々陽節未必重陽引興長若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向者朝廷聞國遠東方詩是時有以礦碏二詩言大提學柳根取碏詩而捨礦詩以為無律呼礦精通音律曾謂不如根之知音乎
所謂神仙者棄其軀殼抜其精神固聚不散曆年千百劫與世人絶莫知其動止漢然若前後生之別葛洪八十二而屍解呂洞賓六十四而蜚行皆棄身而逝不及張倉百歲而浸俗云丁令威化鶴而其實為遼東倉卒遭兵亂況井而死假令全精保炅白日翀天而如雀為蛤々不知棠居雲飛之日如蚕為蛾々不知食葉吐絲之時不亦悲哉昔者　昭敬大王開書筵語及神仙事李浚慶曰今世有神仙小臣目覩之　上驚問之對曰今者宰相

元混節食遠色自保千金壽至九十尚無恙此真神仙也蓋元混九十
三而卒宋賓九十二而卒李遽大夫人百三歲而卒申𢫬九十三歲而猶康
寧趙挺大夫人九十四而屢病得瘳彼八十二之稗川六十四之四仙特一嬰
兒耳吾門下有李同知詗平生食飲無節不護其身而得年八十四其友
朴僉知挺立一生慎攝日三餌藥所食極簡三剖黃仙只食其一他物如
之享年八十三凡人享壽似在受氣厚薄豈自家所能引從也
僉知柳忠弘夫人許氏承旨許寬之女也居羅州平生閨範甚肅事忠
弘以禮賓以敬之衣服極其華飲食極其豐不向忠弘作一皺眉事忠弘憂其寡男密卜妾於外夫人潛探其吉日盛備大
醮之具不使知之至其日忠弘命駕將出夫人令侍婢盡出篋中新衣以
衣之復進巨卓陳饌夫人盛服對坐一如醮禮忠弘帷而向之夫人笑曰始
與大人婚用是禮今大人將別而去豈無其禮是以用初婚之禮忠弘遂
寢其行忠弘卒未葬之前三月水漿不進三年之內只啜薄米粥三年

之外白衣素食朝夕上食不廢於平生一日備茶楪豊一如節日大饗食果
五六器湯六七器他物亦如之每日暮諸侍婢侍宿於內皆納諸門管鑰
男僕不敢入中門至黎明婢僕之在外者各執其物齊會于門外出鑰
開門一如國門之嚴朝夕治茶物及私食異其刀几器皿皆有韜甲治魚肉治
素饌毋亂其器用後韜其刀几甲其器皿而藏之一日夜家中失火侍婢
將往救火夫人止之俾許多侍婢出園中女奴園前男僕園外然後命他奴
僕盡赴救火又令男奴先縛失火之僕於救火之前既滅火使側室男畧施
其罪翌朝其侄柳泂激等來慰之請治起火者聞先縛奴後救火異而問之
夫人曰治家如(治)國〻無紀綱無以為國家無紀綱無以為家〻失火猶可救
猜負罪者失刑家道去矣聞者皆服寡居四五十年豪奴悍婢無不
受制而聽其命婢夫有强梁難制者夫人使之鞭之里門之外低首不敢
抗親族不敢為非曰得無夫人聞之夫人有一男曰浚會壬辰亂起夫人

時年八十餘盡處家事使渠家航海避寇曰吾則老婦人也獨與婢僕
避亂于外是苟生也翌日々晚擁衾不起侍婢入視之已逝矣篋中得一書
悉錄送諸死具矣既葬明日寇至舉家航海得全忠弘患肉毒生臂
大如鍾子醫欲縛身而割之忠弘對客談飲自若任其劇封血滿席顏
不変自取塩摩之即已

申應槩曰儒者應舉雖不得已若納卷晚暮見凌於軍士則傷士氣每入塲
日暮軍士促之輒折試卷投之橐中而出吾師金雲力學好善嘗應會試
講經舐滯經語久坐講席試官自帳內言曰久坐不起似苟且金即自注不字
而出臺官惜之曰老儒平生不爲苟且一聞苟且之言便起去志可尚也
吁心關得失攫金忘恥者多二子良可警俗

天竺之西有國曰歐邏巴々々者方言大西也其國有一道曰伎利檀方言事
天也其道非儒非釋非仙別立一端凡處心行事稱以不違於天而列國各

盡天尊之像奉而事之排釋老及我教如仇敵至於我道多所稱述
而大本懸絕至於釋教深排輪迴之說而以天堂地獄謂有其俗不尚婚娶擇乎
生不近女色為之君長歸教化皇繼天主領教諭世無有襲嗣擇賢而立無
私家惟公是務又無子惟兆民是子其書畧如四、以左為上而比則橫書
作行其士重朋友之交多精天文星像至萬曆中有利瑪竇者生歐邏巴
周遊八萬里留南粵十餘年能置千金盡棄而入中國遍觀諸書及聖
賢書粵癸卯歲著書上下卷八編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養之道
第二論世人錯認天主第三論人魂不滅大異其禽獸第四論鬼神人魂天下萬
物不可謂之一體第五論輪迴六道之謬說第六解意不可滅而釋天堂地
獄善惡之報第七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正學第八總舉西俗論其傳道之
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題曰天主實義言天主
上帝也實者不空也排老佛之空與無也其末篇有曰漢哀帝元壽二年

冬至後三日其國降貞女無所交嫁托生男曰耶蘇耶穌者捄世也躬
自立教至漢明帝聞西域有神人遣使求之道未半至身毒國得佛經
而西以致訛誤聖教云蓋利瑪竇者異人也上下天象輿圖博辨多近理
之語而泥其俗以天堂地獄謂有以不事婚娶為是烏得免挾左道惑世之
誅哉近來諸國頗行此教日本最甚云

朝家差試官既落點之後自禮賓寺供饋而送之復命之日亦如之其食
粗陋不堪下箸試官對案成禮而已朴大立鄭惟吉皆食之無餘當時語
曰鄭林塘食　宣飯去鼠矢朴判書食宣飯不揃鼠矢言禮賓之飯鼠矢
居半鄭則以匙揃之而去之朴則以匙搏飯其大鼠矢藏其中而不覺也
鄭相每赴宴不夕飯而往家人勸之曰親舊為老生具饌邀之我若先飽
家食見珍羞不下以箸主人必謂我薄其饌不亦傲乎是以主家進饌不
擇美惡而食之主家大悅昔魏大夫曰或賜酒不〻飯饋之恐其不足其取於斯乎

〇普雨妖僧也多識諸經能善屬文居春川清平山遠近釋徒尊信之嘉靖中京山刱奉先奉恩兩寺設無遮會于奉先寺蒸粒屢百石以飯僧四方白足雲委焉雨以雲錦袈裟萬僧擁護奉〻之一于上座有一老僧弊衲百結顏色枯槁扶錫來至雨望見趍進拜伏以面掩地不敢仰視左右微睇雨兩眦流淚至地匍匐久不起老僧平立以錫撥之曰噫〻吾不料一僧至此不交一言去雨索然不歡者屢日衆咸異之詢其道歸即智行云雨以高僧一善爲有道備厚禮迎之妙香山一善無一言大書與之雲横泰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終不起後事敗雨竄身寒溪寺巖穴捜得之配濟州牧使〻雨備客舍灑掃日令有膂力武人四十人各加一拳以爲常雨終斃拳下一善在妙香終身入定不下榻雖大官至未嘗出户迎李樑權貴也遊妙香敬一師脱緇衣〻之樑緣下山脱而與從者曰安用此而死其詩集行于世

〇柳子光監司規之賤産也居南原幼時才氣盪溢規見一岩石削立峻拔

使子光賦之即援筆題之曰根盤九泉勢壓三韓規大異之知異日有成
就使誦漢書一日一大傳漁蔥川銀口魚一百尾日以爲常子光誦不能滯漁不
縮數及長能文章鄉人侮之曰若雖能文奈孽子不許仕路何庶民或多僵
蹇不下者會 康靖大王將廢妃尹氏子光上疏極陳其不可及燕山即位許
赴擧釋褐爲兵曹佐郎屢遷高品大官燕山無道成希顔柳順汀等密
謀反正事將擧或曰擧大事不可使子光不知於是發力士袖鐵椎見子光或
之曰子光妻母爲 大妃殿侍女子光聞議若入見其妻子便捷殺之不然則
與共事力士辟左右說以反正事子光大喜促鞴鞍行力士紿曰安危死生不
可必何不與妻子訣子光曰大不然擧大事不可使兒女知之不入內只令奴子挾
大油紙而行與諸大臣會議大臣曰分軍之際不可無傳令牌速刻板造牌子
光曰事急矣何暇成牌即將油紙片割着署以分之大臣曰黑夜無火炬速分
人一炬燃之子光曰事急未暇速束炬闕門外司僕寺積蒿如山一炬爇之則大

內通明其臨事捷應如此事已定論賞行封朝家使功臣自選兵使子光
忝首勲悉取南原平日侮己者及偃蹇不下者為奴婢嘗過州縣題詠豁
舍佔俾齋金宗直門人多名士見子光懸板曰何物子光乃敢懸板令下卒
斫碎之子光深啣之佔俾齋為魯山作弔義帝文門人金馹孫註之子光搆
其事盡殺馹孫等殆盡時佔俾齋已卒剖其棺斬其屍士禍慘矣事在梅
溪集子光自知其惡慮死後事預擇貌類己者為奴畜之待之甚厚及其奴
死子光曰此子居我家多功勞宜厚葬之悉褫己綾綵服以大夫禮葬之備石
炭灰內外棺椁上石物無不畢具及己且死密敎妻子平土不起墳勿樹麗牲
諸石朝家若遣人問我墳指亡奴某甲塚既死妻孥如其言厥後朝議以子光
禍士林戕無辜將剖棺刑其屍金吾發吏來問子光家人詐指奴塚掘而斬
之鬚髯顏貌恰如子光衣服皆宰相品服斬之不疑平、土之墳終得免焉狡
黠尤極憤惋

崔興孝草書絶妙安平大君折節敬之爲興孝備綃素八幅求其書興孝大
醉自外歸立其使門外箕其踞門臬使蒼頭展綃濃墨亂揮或點或抹或竪
或橫不成一字只墨涴其綃捲而屬其使以還之安平見之大驚大怒翌朝興
孝謁安平安平盛氣見之曰不佞愛足下筆法高妙備素綃八幅索足下書
足下侮我不惟不書涴墨汚其綃得無不佞獲罪左右者乎興孝大驚曰昨
日大醉須不省落筆也請觀之安平出示之興孝慙謝不已遂展其綃仍其點
抹橫竪之劃而爲草書顛風驟雨驚龍躍虎之狀隨筆而就安平大驚大喜
嗟賞不已興孝爲吏曹佐郎　莊獻大王親改興孝下筆端重勢不及其日
畢寫命他郎通寫初安平愛興孝書與己同法數臨其家興孝知安平
不逭大禍遂改書法尚惟安平大惜之遂與相疎以此免禍其八幅書至今傳
刻多在屛障紫騮行且嘶等書是也
承旨金紞有節操能文章善草隸嘗捷司馬生進皆壯頭考官批其試券

曰詩如李白賦如相如文如馬遷筆如羲之其才之見重當世如此每欲書屏幛則先坐椅上撫劒長嘯俟其神氣激揚乃下椅揮灑其書先臨趙子昂赤壁後臨張汝弼故其草書以赤壁賦字為汝弼盤縮之態蓋赤壁賦乃孟頫為高麗忠宣王書者也中原無此本惟我國傳刻焉然書草隸人稱曰熟則不然曰生則有喜色為其將來有地步然也然嘗語人曰余粗有薄才文與書將傳於後若或處身失宜不遺臭於後宜倍自勉勵乎生不作不善可也卒與己卯諸賢同出處金湜金淨音遵被禍時然亦在四贊中

康靖大王朝華使金湜工畫竹為曠世絕筆請見東方畫竹之筆 上命廣搜國中以示之湜徧覽之曰皆非竹也或麻或芦也請見真竹時安堅妙畫亞郭熙中國素服其神妙 上使堅盡一生筆力畫若干幅以示之湜曰此雖妙手然非竹也芦也 上素知畫法令園圃進一盆竹盡摘密葉存疎葉置軒墀當夕陽

使安堅依樣畫之試諸堤堤一見輒大驚曰此真竹雖中國妙畫罕與之倫上大奇之出尚方縑素受堤畫藏諸景福宮與姜郎賚朴淵鞭龍時所得青龍鱗一隻並為至寶藏文武樓上後景福宮灾並失之

朴仁壽者知中樞申櫟之奴也國法私賤不通仕路所業不過農工商賈仁壽盡其賤業力學好善所立大小學家禮近思錄等書操行卓異非禮不行與小王申應渠隨處士朴枝華讀書于皆骨山當時士流重之一日盜入其室仁壽堅臥寢室不起謂其盜曰吾不惜衣產任爾取去只慮明日舉家飢留數斛米可也翌日視之果留數斗米或問盜入室何不避曰我不惜財且無害渠之心渠亦不害吾吾何畏彼哉居家左右琴書蕭然有隱者趣天未曉子弟數十人羅拜于庭侍立良久進粥俟喫撤乃退各業其業雪山書院下山水最佳有薄業結茅屋居之臨溪靜坐鳴琴自娛紅顏白髮如神仙中人萬曆壬辰倭難大至仁壽曰國破家殘老夫去安之誓死于此遂

鳴琴不去爲倭所害時人憐之
私奴君良全義人也陪其主牽馬踰東嶺日且曛有一人脫冠挺釼由山谷截前
路直趍而進君良知其爲賊人即擁其主墮馬踞其主背曰是夫吾主也居常鞭
撻我苦甚欲報其冤無其便今有後駄某某物珎寶若干價願借我其釼
吾且甘心是夫與若分其物賊信之假之釼君良遂倒其釼刺其賊活其主
○江南德母者京都西江篙工黃鳳妻也鳳家居蚕頭以海賈爲事萬曆
初入海遇颶風不還妻衣素行喪闋三年服寡居屢年一日有自中原回傳
鳳書曰漂海泊中原某地爲民家傭雇其妻得書嗚悒悲歸曰始知以良人
葬魚腹今聞尚保軀命居上國吾將持瓢行乞雖僵死道塗亦往也宗黨
止之曰小國之於大國間有疆界之禁關門之設異言異服者不敢入况之者
有常刑今婦人獨往萬里亦不違其爲路上之餓無疑其妻不聽排衆而往
潛渡鴨綠江直入中國鶉衣蓬首垢面赤脚乞食於市歲餘達于江南

如書中所指果與鳳相遇於海上邊城遂與偕還故國於路有娠還遂舊居生女名江南德閭里不名号江南德毋異之如黃卷中人余觀中國與東國內外有戠亂離之後彼此邦禁方嚴一婦女乃敢獨入中原往還如東隣適西隣終遇良人於茫茫渺渺之鄉是天下所無之事其勇敢貞烈植三綱貫古今近歲壬辰興兵之後我國人隨天兵籍死兵名或載入關達中原無慮萬人未聞人能入中國者能自逃還豈獨無父母夫妻也哉蓋人各愛其身出萬死一生世無其奇之奇也今年春毋死年八十天啓元年夏記

能予抄錄中
天啓之年夏記八字

尹任外戚也富貴全盛時喜嘗花與種花人相款甚許與一婢聽使役後任敗其家或坐誅或為庶人任小子興忠以年未滿免緣坐律既而朝廷伸其寃許與忠補官其婢服役種花人家經亂離章其子弟三十人欲尋舊主詣興忠請服役種花人曰君二相生時德余能養花草與此婢章相臧獲服事於小民家今過五六十年其德亦已深矣今經亂離失券子復尋舊主吾何止汝

惟汝所安於是自率三十餘人請與忠敬之與忠憮然辭曰吾先人當全盛時愛花卉
與汝一婢其子孫悉宜敬汝吾何敢因經亂離失券遂先人之志還奪汝婢而家相讓
卒歸三十餘人于種花人夫不忘本尋舊主忠也知自足敬已有廉也斥其利順父志
孝也世人見利錐刀抵死爭之雖骨肉猶成仇敵此一事三善俱焉可以警時人而
傳後也種花人姓名洪麟瑞也

朴元宗有不賞之勳震主之威　恭禧大王每引見而罷出也必下龍床俟其出差
倚門乃作床元宗聞之自此每罷出必褰裳疾足顛倒喉喘而後已曰人臣逢此優
禮豈有善其終者乎遂多近婦女飲醇酒疽發其背使侍婢相遞
吮舐之不嚴酒色瘡且甚終不救云三十六為領相四十三歿

金季愚　恭僖大王再從舅也官至參判　上素聞季愚雄飲命以八面銀
鍾容數升者連賜二十五爵始微醺依輅而返曰平生不曾醉至是暫醉
奠居家每五日椎一牛與夫人中堂對榻而坐大銀盤盛爛烹牛肉日三對

酌用巨盃盡滿盤內一月常盡六斗而已不用他珍味夫婦壽各終八十焉
李玉堅者王孫也其父興安君其祖漢南君俱廢玉堅為人醇慤而無手業
不可資為生與學造鞋于隣工以糊口終至極巧長安子弟為娼妓買美鞋者
皆歸焉必曰玉堅手品一廢後復父祖爵如故起廢玉堅為榛川正為宗室品
職乘飛黃戴貂帽日趨于朝路遇鞋工同業者必下馬揖見其長者雖泥
道必拜鞋工惶恐不自安望而避之常冠帶行遇業同者握手入草廬對酌
色不怍從者行路多義之其子孫有義城君好學有孝行人多推之嘗對
人博奕手品甚妙視者稱之曰好哉手品真玉堅鞋手也衆抵掌大笑
嘉靖乙巳士禍作有逮其獄以逆論者骨肉不保況其餘乎人皆累息聳肩望
々而避之李大諫霖死其獄其妻子凍餒無所告每四孟頒祿之日於其家園墻內
有以祿米五斗菹一缸中夜潛置者主人亦不知誰氏為也彼亦不自道某氏為也如是
者久矣而不替至於事定兩家猶相不知不言古人所謂酬德於不報者即此也為是

舉者其有後乎

李士亨之藍先墓在保寧海邊中有大石為墓案於風水不吉欲去之不可得之藍曰去之不難遂入海島伐材作千石巨艦四隻以千尺長杠四面縛其石繫于四艦及潮水大漲大石為水所浮遂張帆入深解而投之海其奇畧出衆人意外可堪為大將領三軍而終落拓而卒可惜

蘇世讓三昆季為親卜葬地鄰有相士其術如神為卜一穴曰此地明堂也蘇將啓土其夜世讓之季密入地師之室屬壁而聽師妻曰今日為蘇而得吉地乎師密曰其地果有明穴若指其穴相地者當死吾以稍南數尺之地卜之矣曰何也曰其穴有三灵虫三昆季為皆高品李歸告其兄移穴稍南數尺地用之師曰移卜大凶大不可蘇不聽曰昨夜已聽師密語矣師遂乞命曰此下必有大蜂三匆令飛去失其一則一不貴二則二不貴吾且必死雖開穴俟吾還家而開之遂躍馬而還於是破土開穴〻中有石〻下果有三大蜂皆如拳即旋掩之未及奄一蜂飛

出師未及門蟄師腦後仆地而死其後兩蘇皆升高品一蘊不貴傳曰謀及婦人宜吾及也地師之云乎

朴府院君應順　先朝國舅也其死也占葬地其穴後有無主古塚闢土時得古碣埋地中亦府院君之墓也遂啓請遷之不允今世君常原府院君孝全使相地人朴尚義相其親副正公墓尚義曰是犯鬼門穴壙中有妖氣速遷之不然必有灾仍開壙々中木奴皆生髯木俾皆生髮長數尺隨風鬖髿深怪之拔其毫々根皆白若着人生肥以爲不祥改卜他山葬之壙中得誌石亦古副正公墓也莊子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安知靈公之前不有古靈公如府院副正墓古府院古副正也歟地理未可推也

鎭安縣監鄭湜湖南人也萬曆甲午乙未居親喪倭寇滿國獨湖南一路未被兵鋒湜生業稍裕南中豪士如林懽林愭白振南輩各具舡艦載家屬避亂于羅州墨山島々在海中絶遠與濟州相隣漁採者所罕到竹樹參天土壤

極膏腴之肥魚鰕之饒倍濱海陸地十之行船者必候風占雲而後往焉湜
盡載家業而一舸之中粮米瓮盎石之外篋中所需唐碗之屬亦載之留島中屢
月聞湖南消息平民多安堵同徃之船將還故土候風湜夢有白頭老叟來謂
曰我是島主也明日當假君便風君有馬甚駿吾心愛之請留之湜覺而異之
向家人說其夢家人之夢或同焉湜益懼欲放其馬島中而去湜長子儒士衡
不惑强止之曰男兒處大事豈可信一夢況今大寇在陸棄馬空山就陸地非計
之得也湜一信一疑未決翌日又夢白叟來曰子惜一馬不信吾言幸留子處子
不然吾不許利涉既覺復說其夢欲留其馬長子又止之既擧碇張帆與衆
船偕發也船乘風島逝颿檣無恙回顧湜船至洋中徊徨不進湜大懼盡放
家產于洋中船猶不進乃以前所隨小船載其馬與小處子終不免墊沒滿
船家屬盡填魚腹南中人至今傳說皆咎其長子余初撰邑料例除察訪
湜為同僚為人精明而悻直好名不幸至此可哀也

譯官申應澗者譯官判事申涎子也屢從燕行官至正二品販貨興其家之業之
有涎八十不能自業資諸子爲生與應澗異其室而處應澗素鮮誠孝其妻
嚚惡無比應澗每得時需具盤看俾妻進其親其妻與其婢私濳饋其妾
給應澗示其空器曰舅盡餐無餘應澗信之每四孟俸祿分而進其親妻密
減白米一斗和沙穀升他事皆如之涎一日過其家時日長食遠應澗適有
所之謂其妻曰今日日晏須速辦酒食進之既出涎待食至暮食不来知婦
不肯餉杖屨而歸飢甚矣應澗知之詰責之妻拊臂而言曰若然有如陰天
震雷厥明應澗出外妻女婢俱在竹肆庄陰雲四合大雨暴至一里晦黒白
晝如漆聞格々之聲出應澗家戚而大震三聲如天裂地折劃然而晴鄰人入
其家視之妻女婢三人駢首盡死屋上尾撤成貼尾尾不碎矣國言譁然皆咎應澗
不孝不檢妻子三省推獄應澗斃於杖吁天人之理間不果泰無肆爲惡上帝臨汝其
可懼哉申雖余門中孽出其事甚異不得不大書以懼世也或曰罪在三人應澗不知

故震不及之
天朝官人劉海者我國晉州人也本姓名愼敏父應昌愼東方大姓也同姓之作
顯官萬曆二十一年晉州遭倭變一家九人被劫掠海十一歲入劉提督綎軍綎
氣之置軍中撫摩之及寇退隨入中國爲家丁冒綎姓爲劉海從綎討陝賊楊
應龍有軍勲爲千摠游擊等官四十六年㨗奴兒哈赤寇遼廣綎率大軍
次遼左鎭江海幹虜清海堡戰不利草藏仍在綎軍通書于我國胡衛愼
守九郎其同姓也因復書知應昌新自日本還海以差官東覲自平安道抵京
師所歷邑主恭謹辭客舍不處移舍私室至國都下馬于國南門步入太平
館自上送禮物不加之尊上下庭拜四如東匡禮乞下晉州尋父朝廷不許
諭晉州使其父乘馹上來相會初一家九人被虜不知死生其弟六歲入倭
中學醫方事治病蓄貨產聞父爲俘奴通邑賂百金贖之是年值我刷
還本土民與父偕還至是與海相會于京師時年三十七父子俱槙舊面應

昌不記海面海獨彷彿記應昌頗疑是非與其爭兩不相識海幼時謬以尾磔

傷爭眼傍傍厥痕尚在問之果然於是父子三人相持痛哭允沿路所得禮幣

及自 上贈遺悉以納其父又以所騎青騾贈之曰此騾一日行三日程故鄉有寇

乘此騾避之 上又官應昌六品軍職以慰之海承命四拜五叩頭謝恩應

昌以詩贈海歸中國其詩曰九人家屬各分離處處相思處處悲處處分離

今會合六人無處可聞知父子痛哭而別聞者無不下淚敵與綎延虜戰死

○嘉靖中江原道麟蹄縣民入山採樵遇玄熊熊乃壓其民堅坐移晷民仰

見其陰如女人以爪抓之良久熊乃喜甚頹然而臥持民不釋民試做男女

之權熊大愛之挐入窟中積大石為壘幽之如犴牢每出便擧大石如屋者

杜其門聚細草為藉摘山中百果與之多珍異餘其飢數日熊亦神物也能

曉人語民曰吾居家食稻粱魚肉衣繭絲麻錦春夏異服夜卧有鋪有蓋不食

生物烹飪有釜鬲不食淡有塩醬以調味裁割以刀刃無此許多物吾病且死

丐汝幸出我生還無令枯死岩穴自此之後熊入村舍偷掠黄粱白米酒甕醬缸如人辛載而来如牛馬負馱而輸紬衣錦襖錦褥絲衾釜鬲器皿無不畢致此其可同用人間大小具取足如富家日得鹿豕得免及民家鷄狗牛羊之肉以餉陞積不匱獨不及刃利物民居窟中以熊為妻非但免飢寒能致財用有裕衣鞋履寢床縟飽膏粱醉醇醪列俐琢著烟火而食獨開閉在彼還家望断居三年知熊信無疑乃遜辭說曰吾與汝雖異類既為夫婦情愛兩融無相疑貳而吝户之防日益牢出入不得自由吾情甚悶塞汝之出遊雖不杜户吾將何往自此出户不杜户良久而返民猶不離穴熊稍信之民欲乘機逃走恐其追及欲其行遠不復而逃也詐謂熊曰吾在春川清平山某村某家父母兄弟俱在而今絶音已三載欲傳一書以探存沒汝能以此書傳之否熊領之仍付一封書而送度其遠去家走還家家人初失民謂入山採樵為虎餌服喪已闋三年及至咸驚走匿以為鬼民備陳顛末而後相持痛哭

熊還視其窟失其民遍山狂吼近山村落無不毀破搜索如是三四晝夜熊絶食自斃民用之器皿取諸窟中所儲置而用之終爲饒家吾妻家婢夫原州鄕吏金允者聞是事而慕之嘗山行見雌熊露其陰而卧欲干之熊驚起舐之骨出而死又云熊囚允穴中刮肉骨出塗藥生肥復舐之骨出終死云

襄陽府東臨大海西接峻嶺奇岩疊嶂草木蓊蔚萬曆十八年有村婦入山採桑望見大虎踉蹡而前遂攀高樹以避之虎來樹下守之自分終入虎口俄有大聲駭山震谷烈風驅之虎狂顧失措顛沛而走不數十步有巨蛇躡逐而呑其虎入於東海所過林木摧残是年尹慶祺爲府使親聞婦言

○漢江南清溪之北有果川官舍ゝ之背有大路出山上名狐峴昔有行客過之有數間草屋ゝ中有敲撲聲有白首老叟方劉木造牛頭客入觀之問造此焉用曰有所用既而牛頭成以與客曰試戴之又取牛皮與之曰試衣之客以

為戲兒冠戴牛頭赤身衣牛皮曳曰脫之客欲脫之而不得仍成一大牛繫之官下明日騎而入市方晨時衆委重佰市之客大呼市中曰我人也非牛也備盡其辭買者不知解或曰是牛家中留犢耶腹中有黃耶何其多聲耶臾以高價刁蹬得五十段布謂買者曰牽此牛去勿近蘿菖田食之輒死買者騎而往駄重遠行駕耕犁田瘦極而喘鞭箠隨之不勝其苦欲訴主人又不解矣自悼物中最靈人失本形而化為畜物求死而不得其家櫃近於門有家僮洗蘿菖落地疾取

滿歎而入客忠洩言食蘿菖乃死之言以占闢其就蘿菖

數莖而食之嚼訖牛頭自落牛皮自褫宛然成赤身人矣主人驚怪問之客悉道本末復往狐峴尋之無草屋只於巖底餘布數疋在狐峴之名自此始君子曰斯言雖近誕足以諭實理世之人逢時之否失其趣陷於邪者甚衆及其見賣於匪人被役使猶千萬言欲自示人必不信之悲夫

先王初年朝廷無朋黨及沈義謙金孝元互相詆排仍成東西黨朝議分而貳先生大怒斥義謙為下道方伯遷孝元為富寧府使時李珥上章曰兩人誠有罪孝元素多

病今若入北塞必死恐非聖世之事請移他處允其言遂除三陟府使三陟嶺東饒
邑而邑中多鬼魅前後守宰多死時銓官皆義讓黨故斥之死地也孝元之邑々
吏處孝元不于衙內而于村舍孝元恠詰之吏曰衙內有妖比年邑宰多遘癘而亡
鎖閉已多歲月孝元亟令灑掃而處焉時春分之後衙眷不得隨往孝元獨處
空衙中閉閤而睡覺視之閤自開矣見一点青火在庭中左轉之小如螢右轉
之大如盆或小或大終如甕尾俄而一点飛入房中始細終巨如在庭中逼近卧床
孝元起坐擁衾正色言曰人鬼異道何相若是豈有以耶如有冤甬其細陳
否者速退何敢見凌言訖火光倏然而逝不知何所而孝元穿閤而眠夢有一夫
闖門來告曰我是邑城隍之神也自是邑設位板饗之于山祠中矣中葉新羅
王第三女妖巫之鬼也自小白山來衙恠于民間事或有徵民惑焉遂斥我而奪其
祠享之撤我位板置之官廳內架上辱莫甚焉城主速出其妖神還我于舊祠
幸執大焉語卒而覺天明孝元早起促鞴馬邑人疑主倅夜必死及晨咸異之

問何所向之城隍祠使儒士若干隨之入其祠啓之閤內羅帷錦褥儀物甚備命吏卒盡撤之皆曰是神靈異無比若是則必有大災皆睢盱莫敢近或稍稍亡匿令數三儒士撤去位板帷幄什物積諸庭中而火之其中純金長簪純金大鈴焚之不燒碓擊之成尼段而棄之復往官廳柴上果有城隍位板命下吏安于祠潔牲酒以享之其夜城隍神復見于夢稱謝而去自此邑中無災儒士李璥叅見其事今爲平昌郡守言其首末甚詳矣

古者通中國以水路上副使書狀官等各異船各具一本咨表文書以備不虞如高麗時上使洪師範渰死書狀官鄭圃隱獨達者是也朝天之行船於豐川渡赤海白海黑海其間數千里經許多洲嶼候風潮取路故其如行中所需及中國貿販之資各傾家貨捆載于船豐川邑宰大張柁樓之樂以餞之及其發船也親舊攀船號哭以送之至今妓樂有拖樓樂之曲有火炮一匠亦在朝

天之負家甚貧行資冷落同行者目笑之至海中一島泊船樵汲乘順風將
放船〻自回旋不進船中人皆曰自古舟行者一人有水厄滿船人皆被水灾今我舟
中必有當水厄者請試之每下一人於陸船猶回徨至火炮匠船輒沛然不滯遂相
議與糗粮衣服釜鬲刀鋸所需諸器強留之島中而去約竣事而還當邀同
歸相泣而別火砲匠獨居島中結草爲幕以備風雨寒暑拾蠔螺搴蝓蛆以充
飢渴自分爲絕島枯骨常夜不寐側耳而聽之每曉風聲自島中掀山震嶺
而出于海又日晚有聲自海中揚波盪壑而入于島深異之候其時草山林而
伏之有一大蟒大於虹梁巨桴長不知幾百尺在島中捕熊貔鹿豕而吞入海中
趂脩鱗穹甲而食之其行路成一溝可容大船火砲匠新磨大鋸列植于路中
皆埋柄上刃翌晚其蟒果自海入于島從頷至尾皆爲鋸鋩所裂珠璣琅玕
夜光火齊之屬迸瀉于地委積充蹊越數日腥風腐臭透鼻往見大蟒死于
林中剝其腸而出之照乘徑寸之寶不知幾千百遂編草而裹之大如斛者十

餘包以獘衣覆之以俟其回船者歲幾半矣忽有大艦張帆自洋而來高聲
呼曰火炮匠無恙否至則朝天東歸之船也相與把手慰之邀之上船同船之人
已得南金大貝文緞綵錦於中國充船而回矣火炮匠曰諸君皆得重貨於中國
而獨枯槁空山莫非數也何面目敢見妻子在島中無所為拾洲邊圓石要以充老
妻鎮床支機紡績之具已遂舉十餘包上船皆覆以獘衣同船之人竊笑而棄
憐之既還鬻於市価至十〻萬〻金富甲東方

安德秀 昭敬大王朝老臣名醫也年老多病罕與人相接而其診脉命藥百不
一差雖難名痼疾無不治世稱楊禮壽用覇道效速而多傷人安德秀用王道效
遲而不傷人時論多歸安有一人遇邪祟苦疾沉綿屢月德秀藥療之其症五
度其藥亦五變皆見效其夜夢一人謂德秀曰吾與若人積歲深讐以告上
帝必殺之乃已吾五度其病以避公藥公亦五度其藥而療之吾將不勝公矣明
日當六度其〻病公若更治以新藥當移讐行與公為祟德秀覺而異之頃之其

家來問其病其症果六変矣德秀以疾辭焉其人竟不救吁邪雖祟人必因
人榮衛之虛而逞其邪人能先防以良藥邪不得投其隙吾於膏肓二竪之說
深有疑焉考之醫方膏下肓上亦有可攻之劑秦之醫緩亦怕二竪之祟已耶
惜乎德秀感於一夢不卒救其人也

柳辰東未冠喪二親未學日與長安俠少遊偷閭里圈豕懼被夜禁使同隊一
人絞之布衾負之一人散髮隨而哭有若送喪者嘗於大逵中與人角抵人無當
者時宰相李自堅行辟人一見之仍問曰爾有父母乎曰早喪怙恃托於長兄曰爾
讀何書曰未之學也自堅目之而去仍以其姊女妻之年十八九猶為無賴遂
操弓業武妻家婢不恭以鐵鞭打之卽斃妻母苦之讓自堅曰子嘗稱新
郎為可人今年長不學悖甚余故閔焉自堅曰勿憂年尚少也辰同之射廳習
騎射墜馬絕而甦怒折弓矢曰武危事非君子所宜業自今誓舍武從事於
文乃躍馬而歸路遇怡諫辟路不肯下馬馳入自堅家請學講經書終捷明

經科官至判書與自堅俱爲名宰自堅一見辰同於角柢場知異丕貴遂許之
婚藻鑑如是豈尋常肉眼者比耶

古者承相崔璨年幾七十求後妻中媒者莫有應有士族家許之將納幣其
處子聞之大慟垂淚而言于父母却之李氏家有一處子家貧未笄承相使人
言其父母不肯許處子曰吾門無達官父母食貧終世一女子何關顧舍吾身
從之以周我二親或幸而有後將爲子孫榮不亦可乎父母許之遂妻焉生一
子同調若干歲承相沒其子弘瀣大貴官至兵曹判書李氏終身享其養
其大慟之處子適士子有失行嬰法網不善終到今言者以爲奇談焉

惠莊大王朝處士洪裕孫年九十無室爲後嗣求妻媒嫗行莫不梃捧而毆
之有一處子謂其父母曰雖嫁夫一日而孀願爲賢者妻父母許之裕孫九十生子
名志成博學多聞爲世聞人訓後進達官多出其門至 昭敬大王朝丁酉年
年近八十而終兩世八九朝歷年殆二百載豈不大異哉一說八十六娶妻生二

子志成第二子云

叅判朴啓賢二相忠元之子也富烝際不拘苛禮少年陞宰位衣父衣乘父軺一家之榮一代無雙二相呼其子曰令公來與之對奕叅判託以起旋入內（叅判見夫人爲二相新製衣南緞藍衣請以贈奕之二相見輸叅判）請大夫人試新衣既着從小門乘父軺而走以扇叩轅下卒推轂如飛行路榮之比之班衣舞 恭憲大王朝遣中使宣醞廷臣叅判擧酒屬漢城右尹曰若何不爲左尹時二相爲左尹右尹曰將置乃翁何地曰其翁不可移之判尹乎廷中大笑中使入而啓之越明日特旨拜忠元爲判尹右尹爲左尹

懶翁者麗末神僧也爲檜巖寺住持赴任未至寺十里許有一破衲箬笠者伏謁道左翁問曰爾是何人對曰貧道乃寺中乞粒僧也聞大師臨弊刹敢要諸路翁使之前焉僧涉水不褰裳而如蹈平地已默知非常人入寺門不知所向翁已入寺不禮佛直舍之廊閣寺僧怪之俄而先令寺僧辦麻索大合圍者數千丈諸僧尤異之曰大師初莅不禮佛先徵物出力何也然不敢拒具而進翁

上大佛殿揮健僧百指使將大索纏幾第座丈六佛仆地寺中老僧齋會合掌而請曰自前日此佛灵驗异常祈雨而雨祈病而愈祈子而孕凡有所祈輒應大師初政大衆傾耳拭目而先仆世尊之像大可怪也翁瞋目叱之曰爾輩聽我指使而已諸僧不敢拒齊力引之木像金身非重物而百掣一不動老宿揚看而言曰果若人言灵佛不可侮大患將至矣翁自上榻一手摘之即仆于地舁而出之沙門之前積薪而燒之羶臭滿山於是更造他像而立之又有妖患如前焚之三造而新之更無災仍安之曰凡安佛像香火供饗之或有山魈木魅凭焉假作如來靈幻者比々有之所謂某寺有灵佛有感輒應者皆此類也愚僧尊而奉之或致闔寺貽患僧徒無故斃可不懼哉吁懶翁神僧也物久則神々必依焉矧佛寺朝夕供養之地乎鬼之求食者舍此而安適且如今人墳上或刻石人以衛神道歲久有山鬼皆受其祀今或有用石華表頗亦有理

項年有申礼止者私奴也妙奕甲東方自歎有絶藝窮居食貧時外感

李標權傾一代自稱善奕世無雙求止欲謁標莫爲之先以四十疋綿買
赤珉珀纓子密與標家奴杯酒交懽數反曰欲謁相公賤隸也無階一拜願仍
通通名奴曰相公多貴客金貂者日夜如織但其日忌辰却客閒坐可其日
来至其日果投間一謁標甚喜曰爾固奕之甲手申求止乎今日果可交一
戰求止故不勝標大喜曰爾之技止此乎他日又謁求止曰小人對奕未嘗見
輸東國稱之今於相國輸其局心快々夜不能寐請用重物爲孤注標
曰諾我輸當惟汝請汝輸當注何物求止曰小人有傳来明璫纓請以此進終
見屈出諸懷而進標每垂其纓誇賓客曰孰謂申求止奕家甲手常隸非
不重貨吾能注取其纓矣常隸之技無足論異日求止復謁標遂諱客杜
門而見之曰孰謂汝東方第一奕無意退此纓乎請挑戰決雌雄求止垂敗而勝
者連三局標憮然曰我今負汝當從汝願欲何物求止遂於袖中出一束空
折簡四五十之紙進之曰有賤女將成婚願求婚需於平安一道標曰甚不

難惟汝求楷素敏於書翰一揮滿紙四五十簡與之求止其騎僕遍平安一道納其簡列邑無不倒屣出迎空大舘而舍之敬之如使星所資連軫并輜稠載而返卒爲富家翁

申叔舟少時赴謁聖試半夜與友人同就成均舘見路中一物張口當路上唇着於天下唇接於地同往者惶怖却立取他路而行叔舟直入兩唇中有一青衣童子拜而言曰願從揩大遊惟所指使叔舟頷之自此隨叔舟不少離遂捷巍科凡有吉凶莫不先事而言聽其指導無有不吉及渡海入日本風恬浪靜終致利涉而還其從 光廟封首勳位躋台鼎

吉及其終也童子泣而辭去未幾而[illegible]之

童子必先告書李林甫有神童安祿山有神兵豈亦此類歟

世俗以兒疫帶神多尊奉之忌諱之只事祈禳不用藥石非但人命夭札之可哀英俊豪傑之才殄殲於一疾良可惜也世咸曰斯疾也其事靈異其事怪愕非鬼而何非但婦人也雖有識丈夫未免惟惑如巫

瞀豈不寒心哉余惟疫者熱〻者火也火性明火主心〻本虛靈故方
其發熱也靈如鬼明如火不聽而聽不視而視密處幽房能燭外事
或發於讖語胡說使人驚動妖感者無他心火熾熱如物照鏡而然
也何以明其狀彼僊也佛也能使心地精明白生虛室故雖定坐方丈
能知山外之事能洞他人之心不過明其心火故也患疫之兒何以異於
此哉余家有奴患腫移之五十里園庄余心憐之得一脚獐肉送似其
肉未知奴亂言曰吾之獐脚安在不絕之口奴死而肉至庄主哀而奠
之吾隣有兒患斑疹人或饋牛三足兒母密烹之勿令兒知兒瞋
目臥房中曰吾家有毛之肉三請使我嘗吾意腫疾斑疹皆極熱
熱火甚明能覷於無形故也豈有神能告之也兒女見其然攢手
祝神可笑也哉
文化將校柳不知者昔方伯自安岳來到信川縣官使柳探候冒夜行

信川文化之間有一嶺樹木蒼蔚行徑甚僻有虎當蹊張口而立柳或進或後虎終不去所向皆遮前路柳自度不得免時曉月初生見虎口中有物橫之虎蒲服起伏以足指其口柳冒死而進戒之曰我今出爾口中物爾不咬我否虎頷首起拜呀其口柳奮臂探口中物拔之乃長鐵箸也虎搖尾起拜爲稱謝之狀而去盖方伯到安岳妓自客舍出將食于家爲虎所呑長鐵箸乃其首飾也未幾柳父死將葬有虎當其穴有若禁呵之者然虎往他山攫其地有若開穴者然即舍前穴新卜虎攫之地葬之厥後生柳車達爲承相今文化柳是

萬曆丁酉楊經理鎬之在平壤也南原城陷第二日擺撥之報已到平壤經理問接伴使李德馨曰全州去南原幾日程京城去全州幾日程曰全州京城皆若干程曰今日飛報某日南原陷全州留陣將陳游擊孤軍無繼緩事已危矣吾當今日進軍王京放炮三聲經理行衣幅巾鞭馬

獨行萬軍隨之不分晝宵移駐京師時賊兵到稷山朝夕到京師提督將
軍麻貴劉綎等無意交鋒將歛軍西退已上題本歸咎　先王圖自免
經理正色叱之凝然不動請　先王進兵與已偕南經理乘千里驄一鞭
而先渡漢江浮橋先是漢江比舟為梁鋪板舟上以為路多臬兀不平　先
王不聞騎乘不能躍馬而及之經理已渡江顧接伴使而笑曰我非實與大
王偕南欲觀大王能騎與否兵危事也大王之身宗社所係不可比匹夫馳突
試千金之軀於不可測之地乃回馬首還京師曰願大王退駐西路俺當獨留
軍以策應　先王泣下曰國事已去大賊將迫京師不穀義當死守安敢
以賊遺老爺獨圖苟活經理強之百請猶不許經理曰無已則廟社之主與東
宮諸王可經出以避之　先王不獲已使東宮陪內殿向成川舉京師百萬家
隨兩宮而西巷無遺氓獨　先王與經理留京以待變經理洞開城門夜坐太
平舘諸軍涔寂招稗將命各哨選勇敢士各二名裝束以待須臾得二百人

如虎如豼貅戒曰各把罷械潛伏所沙橋遇賊鏖殺勿令斬級徼功引賊而北
使二千騎交鋒尋又傳令選精兵二千騎戒曰伏所沙峴外遇賊鏖殺引賊
而北與五千騎交鋒又選五千騎戒如前伏振威草山而待又選五色火兵服
其服排陣漢江北作疑兵經理與麾下諸將設帷幕建旗鼓于南山城下終日
飲博歡笑俄而飛騎來報賊已踰稷山前來經理色不動少頃有朱旗馳報
賊到所沙橋天兵二百騎用鐵鞭〻賊前鋒鏖盡數百人引賊退北到峴外二
千騎延奔斬數百千級於是賊竄亂歸巢穴天兵二百建一大旗前導黃金
大字書天兵大捷之旗各於旗架上懸倭首簫鑼鼓角奏凱還京〻中大軍歡
聲如雷野史氏曰余嘗觀朝鮮國所沙橋去王京二日程飛騎無程不日而至大
賊張鋒直擣其勢不可當殆而〻〻楊經理不動聲色談笑而却之使二百王業
垂亡而復全其功何可量宜夫其國生祠以俎豆之禮猗歟休矣
余按叅判成壽益所著三賢珠玉北牕先生鄭磏物表神人也於儒道釋及技

藝雜術皆不學而能嘗以釋氏他心通之法未得門户爲根入山靜觀三四日便洞然頓悟能知山下百里外事如合契百不一爽隨乃父入中國遇琉球國使臣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原遇真人沿路咨訪至北京遍訪諸國邸館皆不遇其人一見北窓瞿然驚不覺下拜披其橐出一小册子實記其年月日入中國遇眞人示北窓曰所謂眞人非公而誰耶其人精通易學北窓大悅之共處三日三夜論易能通其國之音不待舌人盖不學而能焉嘗居一室治煉丹火候之法有客至寒士也方盛冬不耐其苦北窓取坐傍冷鉄斤挾之掖下以熨之須臾出與客如烘爐之熉流汗浹體又有人患痼疾累月鍼藥俱不瘳北窓取席上掬管草手摩口煖使服之病立愈不幸早逝四十四卒其自挽曰一生讀破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説從來不掛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其弟碏亦奇士也爲其兄作挽歌曰痛哭吾兄逝傷心欲問天修文繼亞聖厭世化胎仙寂寞三生語風流萬卷

篇乾坤卓先覺大夢忽悠然碏早鰥獨居四十餘年一不近女色好仙術嗜酒能詩又曉醫方多神效生平不求進取有詩曰白首奈同契紅顔麴米春乃其一生事也年七十一微病坐化

退溪先生與曺南溟燕語退溪曰酒色人之所好然酒猶易忍而色最難忍康節詩曰色能使人嗜亦言其難忍也子於色何如耶南溟笑曰我於色是戰敗將也勿問可也退溪曰余少時欲忍而不能中年以來頗忍之不無定力故也時宋翼弼亦在座地卑而能文者也翼弼曰鯫生曾有所吟頗見大人之一斤因誦告之曰玉杯美酒全無影雪頰微霞乍有痕無影有痕俱樂意樂能知戒莫留恩用意深切退溪吟咏稱善南溟笑曰此詩合爲敗軍將之戒也

文章之士或言其文之疵病則有欣然樂聞改之如流者或拂然而怒自知其病而故爲不改者崔高峯大升自負其文章不肯下人以知製教進應

製之文政院承旨付標指其疵怒叱下吏不改一字柳根爲都承旨李好閔有製進之章根多付標請改好閔或改或不改猶遣吏請改再三又於欲字付標問此何字耶好閔冷笑曰柳也所讀東人詩文不讀文選耶下筆注之曰文選賦曰欲野噴山欲禮吐鎬欲古谷字也也又遣吏請盡改怒而叱之根慙甚自此雖新進拙文不敢請改亦怒之也根與沈相國喜壽爲太學士人有摘指疵病輒怒見於色與言人莫敢言鄭士龍凡作詩示人人或言其疵輒欣然虗受改之如流每有所述示李退溪溪或櫛示瑕纇鄭即下筆改之畧無難色退溪亦嘉其弗咈嘗於庭試退溪作滕王閣排律二十韻請觀鄭湖陰所製湖陰示已所草退溪讀之至納日簷虗先晓白透風寮薄未秋凉退溪擊節歎賞曰今日之試子不爲壯頭而誰袖已詩不納卷而歸

吾家有一婢名倚新粧昔在坡州其屋後有衆塚山火大起延入衆塚忽有疾呼救曰吾家火火火哭救如沸知其爲衆塚之鬼也盖人死也軆魄

外物故古者所重在廟不在墓過廟則下過墓則式或因山為陵而不封墓季札葬子於嬴博家禮無侑食之節即此義也自禮重拜掃人鬼必隨享而托神鬼之道豈無古今之異今見坡州之事人之靈魂托於墓無疑相地守墓之事烏可無戒飭哉

余為黃海道觀察使時有吾叉萬戶李太學士廷龜之族李為之致辭慇懃余巡到其鎮試講兵書至吳子軍中夜驚諠譁款門諠譁者何謂也問再三不能對流汗被面衣帽皆戰慄有審藥憐之容言曰使行將發下人之聲何如時余將行命三吹角矣萬戶拭汗斂衽而對曰使行三吹角之義也武夫之不學如此可悶

李好閔韓浚謙李恒福少時同遊中學瞻望太僕寺槁草萬餘束浚謙曰吾欲取此喂一馬以待其盡其壽幾何好閔曰吾欲細莝此槁納吾枕中以待其盡其壽幾何恒福曰吾欲待吾足麻之時以爪寸折和唾付之鼻端

以待其盡其壽終于天其等抵掌大笑曰吾儕之壽皆不過數百年然子[illegible]俗人足麻則折草和唾付鼻端即愈故云

シビレノ癒ス法

燕山朝有判書之子士人也行已悖妄夜宿射廳前娼家夜半懸步排門挺劒而入士人赤身遁伏于訓鍊院樓板下懸步追之不得俄而宰相十餘人領得數十軍卒會于樓上密謀反正之計曰不殺判書某大事不諧衆曰可判書即士人之父也潛喘而伏聞其言駭慄罔措即從樓下抽身而出跪于庭下曰小子父聞僉相公將擧義欲奔走來赴適會卒患霍亂欲起而還仆者三乃令小子先叅于義擧事急未暇衣冠赤體而來諸宰大喜而許之事定論功行封其士人父子皆策大勳或曰非士人即麻孼其玄暉

南原有梁生者處心踈浪家事饒給以風流自許聞關西多名妓思欲一暢其懷適有親黨爲定州牧使生罄家備結駟聯軫而往牧使擇名妓薦枕生大愛之三年盡輸其貨敝衣单驢悽楚而還其妓有男弟追送中道祈饗

而泣生不忍別自度行李無餘只有一鞭在足遂脫而與之於驢背赤足而往
半日程於溪上柳陰下秣馬臨溪倚樹而涕泣漣如行路之人莫不咨嗟有一商亦
於是溪上午餉支頤惆悵雪涕濡首悲不自勝生問之曰爾是何人悲啼若我
願與密語對討悲懷也生先曰吾留定州三年有所愛妓鍾情甚非徒我愛妓
妓亦愛我倍之一朝捨別是以泣商曰小人亦於定州得一少妓留三年其妓乃
衙中子弟所切愛晝夜無隙每托省每一日三出歡情方洽一朝作別是以
泣遂相持痛哭不覺日之夕矣生始問爾之所愛妓名爲誰即生之妓也於是
憮然解携拂衣而歸自此不復閱心

湖南有豪士某氏子志度軒豁生計亦不貲有稻田在湖南者落種幾累
百石秋穫殆累萬石富爲南中之甲自歎百石播種之地散在湖中者山河邱陵
多間之不得見彌滿門戶之壯吾生事零瑣可愧盡賣之價百萬布段聞海
西黃鳳之間多蘆田極目數百里可以高堤廣堰作稻地其利千百之於是

桑湖驚嵩葉入海而臨大洋起朱樓駢千頭肥犍以壑之聳草石捧土等爲高塘
周回數百里方盛夏及青雲滿野綠苣搖空一望不見涯涘及溪霖連月秋水
壞山駕陵而至磊空一潰大堤赤浪一出其上一野秔稻盡入於亂雲之間層濤
浩蕩與大海同波主人角巾羽扇徙倚朱楼之欄頭盱衡而大笑之曰吾今敗
家矣觀漲則天下無雙吁夫人好大求益不知止足終使湖南鉅萬之資盡
輸爲一斥鹵墝諺曰見奔鹿而失獲兔此之謂也

俗諺有張其始而縮其終者鄭蕃之呈才人也費盧念而敗實事者金
溢之色好馬也有其外而無其中者張杞之紫襦紅裳也孽起於甲災
移於乙者活人別提之罷官也何者鄭蕃以庶孽能文章中謁試壯元
即日放榜擇呈才人衣錦衣呼唱馬頭意氣揚揚而去路上閭臺官劾科
之名沮然喪氣而走故曰張其始而縮其終者鄭蕃之呈才人也金溢賣
學甚熟能誦四書三經多惘不能講入講席見七大文皆所熟誦意

謂及第可占細思某家有青衫某家有幅頭皆當借之獨色好馬難得曾聞某人騎白馬允合於青衫之下若轉懇之豈不我假凝然潛思之際帳內試官高聲曰應講生何久滯寂帳臺諫使軍士附之涵范々都不記自註不字而出故曰費虛念而敗實事者金盞之色好馬也李廷俊妻家有婢名順花有姿色媚人廷俊潛通之畏妻不得縱有所善張杞者寒人也招與共宿揚言張生貪私順花以順花禁襦紅裳覆張杞身上廷俊衾下匿順花共宿故曰有其外而無其中者張杞之禁襦紅裳也萬曆乙亥舍人夜宴於凝香閣夜深宴罷有妓歸其家適中學儒生便旋路傍見佳妓夜中獨行攔道戲之妓拂其衣々裂妓奔訴舍人々々怒曰中學無直宿之官而使儒生橫行路上乎遂發牌招吏曹郎官吏曹該色吏怕生事責及郎官以爲郎官摘奸于活人署日暮郭門閉不得還郎官欲實其事待罷漏摘奸于活人署會別提闕直罷

其官時人稱之中學儒生戲女妓活人別提罷其官故曰孽起於甲吳
移於乙者活人別提罷官也
梁松川應哲爲郡治郡齋木匠斲屋樑用斤鋸松川與客對坐其下共
飲盤中有海松子呼童使種之園中曰他日此松長大當斫爲吾棺槨
客謂松川其松子長大結實吾當摘其實而種之待其長大爲吾棺材
樑上木匠捨斤鋸下庭伏拜松川問何故木匠曰他日兩閤下萬歲之後小
人當爲閤下治其棺兩人抵掌大笑松川命將穀五石賞其言噫人壽
之長短豈在於人之口乎
冠紅粧者長安名妓也姿容絶代屬名樂院教坊韓澗爲議政府舍人
遂納爲妾生一女乙巳之禍澗被謫遠流南海冠紅粧守信獨居富人朝
士爭求之悉不應多歷歲年朝議之攻澗益深累經大赦終不見原冠紅
粧將母食貧憂不可堪時伊川君使媒媪誘之冠紅粧曰吾雖唱家女既

許韓舍人以身義不可他適第以母老不忍桂玉憂姑從公子言韓舍人還雖生九男於公子而且不顧願與成約而後從伊川曰如約居伊川家二十餘年多産子女涸始赦還冠紅粧聞涸還與伊川訣舍盡家中生産資衣服粧奩而往將行先令其女徼之路爲涸製衣襪且道伊川來從之意其女邀之於郊外涸見其女而泣曰不圖今日生還復見汝之長成如此女前致母言將舍伊川從之云涸笑之曰汝母老而猶妄耶安敢取公子室人勿復言雖來我且驅之悉還其衣襪女曰無以歸告母請留之涸還其衣而穿其襪〻甚襯其足女以涸言復之於母於是冠紅粧放聲大哭伊川不能呵之韓之女爲副提洪仁慶側室其婚也伊川家辦其資装一如己出伊川之子皆官爲郡守

○嘉靖初松都有名娼眞伊者女中之倜儻任俠人聞花潭處士徐敬德高蹈不仕學問精粹欲試之束絛帶挾大學往拜曰妾聞禮記曰男鞶絲妾亦志學帶絲而來先生笑而誨之眞伊乘夜相昵如魔登之摩阿難者累

革女鞶

日而花潭終不少撓真伊聞金剛為天下名山欲一辦清遊無可與偕時有李生貧者宰相子也為人跌宕清踈可共方外之遊從容謂李生曰吾聞中國人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況我國人生長本國去僊山咫尺而不見真面目可乎今吾偶奉仙郎正好共做仙遊山野衣服恣討勝賞而還不亦樂乎於是使李生止僮僕勿隨布衣草笠親荷粮橐真伊自戴松蘿圓頂穿葛衫帶布裙曳芒鞋杖竹枝而隨入金剛無深不到乞食諸刹或自賣其身取粮於僧而李生不之尤兩人遠涉山林飢渴困悴非復舊時容顔行到一處有村儒十餘人會讌于溪上松林真伊過拜焉儒曰汝舍長亦解飲乎勸之酒不辭遂執酌而歌〻聲清越響震林壑諸儒深異之餉以酒肴真曰妾有一僕飢甚請饋餘瀝乎與之李生以酒肴時兩家各失所往不知影響者殆半歲餘一夕鶉衣黎面而返隣里見之大驚

俗談有兀孔金八字兀孔者杖鼓龍頭鉤鐵也八字者陰陽者四柱也昔有金

州商賈滿船載薑泊于平灘之瀃江生薑南中貴物非閩西所產其價甚高一船翔貴之貨可居千段布千石穀箕都名妓朶頤者甚衆有一艷妓私焉數年内盡吞全船貨既盡䟦而斥之商人欲歸空手而還無面於鄉黨親戚仍畱連為妓家雇役廝養樵採不憚胼胝以沾其家破衣餘飯其妓與男子共寢煥室而商人曲肱廚間以燃薪煖突為役不勝其苦一日告辭而退其妓憐之欲資行需惜斗米尺布家中有塵煤無用之物無如杖鼓兀孔金十六枚以與商人曰可於行路易斗米為粮商人喜而受之泣辭而歸至路上磨之沙土梁色可鑑心異之衒於黃岡市上刁騰其價至百萬識者疑之諦視之曰此真烏金也烏金價高十於真金厚資其行至全州以百萬酬之之商人非徒復其舊業卒為東方甲富號曰烏金長者俗謂兀孔金八字是也

沈義者沈貞之弟也能文章見其兄為不善不欲與是非遂陽愚謬妄其言行其始學也問其友曰凡人文理有何驗友弄其愚也曰文理之坼有聲畫然

遂杜門讀書期至聞赦而止讀至五六年無赦一日婢以破沙器盛火自廚而
出轟然發赦義遂鼓臀舞曰吾文理今始坼矣乃始應舉登第及其居憂
也與貞同守墓于山下忽半夜坐而哭貞問之則曰夜夢見親〻曰哀哉愚兒
何以聊生某地有田某奴有子爾其取之是以哭也貞憐之遂成券與之翌日
貞亦染指於田僕欲誑其愚弟中夜而哭義驚而問之貞曰今我夢見兩
親〻曰哀哉長者何以奉祀某地有田某婢有子爾其取之是以哭也義曰
兄氏之夢眞春夢也鄰有婦喪夫未葬在殯垂素帳陳衾褥冪具酒餅朝
夕而哭義乃黑其全體潛入臥衾褥寡婦率諸婢進食而哭曰哀哉靈魂
今焉何往義遂於帳內露其黑手而揮之曰吾何歸乎今在此矣婦與婢罷
哭而走義乃取其餅果踰墻而奔中企齋光漢題貞別墅逍遙堂曰落葉
藏秋壑斜陽映半山蓋譏其如賈似道王安石也貞不之覺義客嚇于光漢
曰吾欲說吾兄可乎光漢哀丐之如是者數矣終不說其陽愚可知及其家

禍作逮訊殿杖数下狂呼亂說乃釋之其所以自少陷愚者乃所以免禍其
愚不可及也
許相國琮燕山朝議政也始為諫議　先王將廢尹氏朝議歸一琮朝曉
赴闕將陳啓歷其姊〻傳識經史於書無不涉最通朱子綱目見琮曰
公有何憂也又何早詣琮曰朝議已定廢妃弟職忝諫長今當言事是
以憂姊曰歷觀前代有子為嗣君而責廢其母則禍不及言事者乎決
勿往也琮大悟至中道佯墜馬氣絶下吏奔告政院招醫求藥舁歸其
室朝廷即日出諫議新官李乃成其事後燕山即位盡殺其時言者李
罪至族琮得免焉時弘文校理李長坤〻命朝家跟捕甚急長坤微服
徒步而逃困甚睡于路邊追胥熟視草鞋極大異常曰是大似長坤布
衣草笠非也舍而去途中飢不得行時夏月見川上有人遺矢麥飯半消
遂掬而洗於水吞之目開氣甦匍匐至民家隱為白丁女婿長坤身大

不善傭作白丁家苦之曰若身長大多費布綿惰不事〻何也及聞燕山廢
長坤請妻翁覓紅衣于校生將見邑倅鄰人笑之曰白丁之婿裸見邑倅欲
失禮受棍乎遂納刺于邑倅〻〻顛倒出迎使主壁客舍視膳調味而進邑
人大怪之遂聞于朝承召馳傳還京官至二相

今上初臨海已死私親主無所奉姑安于孝敬殿廊廡禮官猶以爲不敢時
吾姪柳渼以禮曹正郎啓其議于諸大臣過吾娣洪大諫夫人陳其事夫人
曰自古帝王未有不封私親爲正位自漢文封薄太后漢昭封鉤弋夫人漢哀
封恭皇恭后宋仁封宸妃無不追上顯號而獨漢宣帝不封私親前史美
之今若主張爲是則近於陷沮所以爲非則必有師丹之禍況此廊廡之奉而
猶曰不可豈終得之爾其愼之其後果追封成陵奏請大妃位號一如夫人言當時鄉士朝紳皆不知漢有師丹亦可笑也

萬曆丁酉中原發舟師防倭天將陳璘等到泊我南海鰲城李公候爲天

將有一人於篋中出一寶藏而錦褚十襲次第開之其中有一書杜子美所
手藁倚江楠樹草堂前者古詩也句〻字〻皆點竄無一完語只東南飄
風動地至一句無點化處其餘皆濃墨而改之其字體頗拙子美着心辛
苦緣詩到瘦可想以詩中之聖必搆草筆削不敢等閑作一語況後之人下
此且千萬億而欲隨意揮灑以快於一時其於傳後也何如
閔齊仁年少英邁作白馬江賦心自負求正於先鑑課以次中心快然不快方春
花柳滿城散步南郭登崇禮門上朗誦其賦敲震楼欄時長安名妓星山
月將出郭門赴舍人江上之遊聞其聲登城楼見之有一年少儒生屹憤諷誦
聽記謂齊仁曰何物書生說歌清朗齊仁曰吾自述也而見辱於先輩所以
說於口耳星山月曰書生可與言願同歸蝸屋齊仁曰舍人司号令嚴甚奈
違命被撻何曰責自歸我措大勿憂遂與偕歸留之三日曰向所誦賦願竊
一本寄我〻當誇之於高眼於是得其賦陳諸舍人之筵滿座搢紳齊聲

嗟賞扇頭俱醉問曰爾從何得絶唱來星山月吐其實曰寔妄心上人之作自
此白馬賦大播東方始篇末無歌有一文士續之適中國學士見之歎曰惜乎
此歌非賦者手也無此益佳
金濯纓馹孫少時盛有才聲武宰相迎之爲婿馹孫佯爲不能文在書房
所讀惟十九史畧上山寺鍊業爲書候舅短札寂寞無他辭只稱文王沒
武王出周公〻〻召公〻〻太公〻〻其舅覧之不樂藏之袖時文士在座熟
聞馹孫名欲覧其書舅羞而匿之強之而出示之文士覧之良久悚然驚曰
是天下奇才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方音履底謂昌足爲發言履弊足出
也周公名旦召公名奭太公名望言朝〻夕〻望〻也其舅大喜買履而送之
其後與妻兄弟同赴東堂試初場醉眠曳白而歸中場又醉眠曳白而敀
及終場盡粘三場試紙連数十幅而入考官閱策以中興爲目而宋高宗齒
於歷代之中興馹孫卷其題目入考官前曰宋安一隅忘親釋怨乞和于

犬戎豈可與殷宗周宣并列於中興之主請改之考官大慙改下文字如其言駙孫乘半酣一揮數十幅而來曰未料矣其舅問其子金郎今日又曳白乎對曰今日則狂言亂說混墨而來不知何許語也及掛榜之日使人往視之果第一矣妻家大驚待之始盡敬禮駙孫雖能文章每屈己而伸其兩兄〃〃盡登第而後忝第二名爲文腹裏運辭磨墨滿硯立揮而就不復改一字收之篋中經屢月而後出而改之或問其故曰當時起草心中猶有私意不自見其疵病及其久也私意除公心生乃明知其醇疵亦格言也年三十三終其文章之未就良可惜也

我東中古科規欲嚴士子應擧者無論知不知六品以上官皆押署與之士子亦多向壁僞着錄名赴擧案四舘不究問向壁者鄭林塘相國新出六品其押最易於僞摸士子僞摸者多四舘會議欲下眞僞停其擧懲弊習聚其案送林塘所俾下其眞僞林塘以書報之曰皆吾所着也或

坐而着之或卧而着之或乘醉而着之或和睡而着之着雖不同皆吾所着
也四館開書大笑閧堂自此不復下眞僞聞者皆知其爲異日宰相也
贈禮判趙憲號重峯金浦人也家勢寒微好讀書中文科爲校書館
正字直香室典諸祀分香先是國家以麗祖母始誕賢王統合三韓特祀
之用白檀香憲以爲淫祀不宜分香不奉旨因抗章以陳之朝廷嘉之自
此罷其香祝士論多之憲屢上章言朝廷得失多觸時諱拂朝議每不
報憲席藁闕門外置斫刀蒲伏于地會有朝賀百官入闕門有宰相
同年也謂憲曰來爾憲朝廷如殺爾豈少斧鉞何故自持斫刀來廷中
大笑萬曆十八年日本關白平秀吉有射天之志遣使求我國通信齎
戱我恐喝我朝議以遣使爲不可時領相柳成龍建議通信往察之
秀吉留我使五十日始見之對使飲以陶杯飲輒破新其盃又抱嬰兒
膝上以戱之明年秀吉遣玄蘇以謝之憲上疏曰陶杯飲破者示破盟

抱戲嬰兒者視我國如嬰兒也請斬倭使奏聞天朝識者義之朝議以為狂憲博誦古書善觀天象知有壬辰之亂使門弟子先習勞每夜男女負戴上下山坂如陶侃運甓至壬辰正朝祭先廟已集鄉黨父老饗以酒食辭別雪淚以去是年三月夜與羣弟子坐有流星有聲書然憲大驚曰今日賊渡海矣是天鼓星之聲也及東報至果其日賊下陸矣於是憲聚義旅數百與倭戰是時我國官兵在在望風而潰無與一倭交鋒者獨憲之軍與倭并首交臂而死未有一夫奔潰時人比於田橫義士先儒氏曰只知惠迪吉從逆凶焉知今日晴明日雨此不免拘儒之說也若不預知風雨之候孔子必不得乘桴浮海孔明必不能獻捷於赤壁大明太祖必不能殲陳友諒於河上范蠡必不能行計然之策於公私白圭必不能占豐歉水旱於未然螻蟻必流於行潦烏鵲必蟄於戶牖鶢鶋不止於魯門譆譆不鳴於鄭邑也昔余渡老江日方中舟中有望雲者曰明日此時

必大風余甚異之詰其由舟人曰彼黑雲低飛而南者今日之風也白雲
高飛而北者明日之風也彼白雲如裂衣絮麻然而北明日此時風必指
其所向余默識之至明日午時果大風萬曆辛卯秋夏之交青雲散布
如山岳〻上皆有樹木如松栢狀七月大風漕運淪敗不可勝記沿海帆檣皆漂
碎入日本其明年倭兵大冦八道魚爛今庚申秋夏間雲氣又如辛卯年余思
昔日之徵甚憂之未旬日大風拔屋海舶盡漂國家失租稅萬餘石是年萬曆
及泰昌兩皇帝崩明年虜酋大發陷遼東天之示徵果不虛矣余昔居
嘗見黑雲屯〻散天曰明日午後必有大風客皆疑詰之明日頗愆之省農
於十里外中路遇大風傷寒而痛數日余又避寓北道高原負直于海是
時久旱而有雨候謂幹事者不數日當雨慎之果值大雨旬日之功盡壞於
一夜余非不知而不能預為之備者知之不精也余兄夢彪氏見天上無點
雲知三日內必大雨呼童子急移花木客哂之曰如此晴天煥日移花木

奈枯死何尼笑曰天必雨子其識之明日果雨客大異之余戚丈鄭慎頗好星曆見月犯畢謂相國李山海曰某日必雨至某日果雨山海遣其子慶伯簑笠致謝余按呂氏春秋古者登靈臺望雲物先知休咎之徵故書曰星有好風好雨考之前牒皆可據俱錄于左

嘉隆間漢陽有俠士金倫者寒門人也檀長安花柳苗一場逢着無不以平生切愛稱長安名妓相與言曰吾儕各有心上人曾不一相面豈非風流間一大欠事也請於南山上山臺盛具高宴各邀一人觴之以盡歡衆妓齊應曰諾至是日供帳山臺以俟之有十餘人至華衣美飾容貌秀麗舉長安年少名俠也其餘五十餘妓皆無主俟諸松林間日已晩未舉案日過晡有一人至露頂蔦衣出背草鞋穿踵緩緩鴈鶩而來五十餘妓各進金觴而酌之華衣美飾之俠相顧自沮托以便旋而亡去矣自是長安之俠凡有上山臺之宴兩奢頭之宴蕩春臺之宴北清門之宴三清洞之宴三

昏婚者天定也業已定日當行於初定之人中背之可

江艇上之宴欲邀名妓者一受金脩署押則滿城紅粉無不奔波而往雖舍人廳掌樂院禮曹之風莫敢下手於其間脩將死衆俠請傳其術辟左右密言曰如奴言訖而死吁豈獨爲俠而有其術乎爲名士者亦行是術

○南原鄭生者失其名少時善吹洞簫善歌詞意氣豪宕不羈懶於學問求婚於同邑良家〻〻女名紅桃兩家議結親吉日已迫紅桃父以鄭生不學辭之紅桃聞而言於父乎其父感其言遂與鄭決婚第二年生子名夢錫萬曆壬辰之亂生以射軍防倭丁酉年揚總兵元守南原生在城中紅桃男服隨夫軍中莫之知也其子夢錫隨祖父入智異山避禍城陷生隨摠兵得出而與紅桃相失謂其妻隨天兵而去生踉天兵轉入中國行乞於浙江遍求之一日同天官道主乘浙江艇月夜吹簫鄰艇有一人語曰此洞簫似是前日朝鮮所聽之調也生疑之曰無乃吾妻耶若非吾妻何以知此調也乃復吟前日與妻相和之歌詞其人抵掌大號曰

此吾夫也生大驚即欲乘小船往追道主固止之曰此南蠻商船與倭相雜者也爾如往無益反有害也俟明發吾有以處之黎明道主給銀數十兩并家丁數人諭以求之果其妻也相與握手失聲大號舟中無不驚異悲歎者蓋南原陷時紅桃為倭所虜入日本日本見男服不知女也充之男丁轉賣隨商船凡男子之役或能或不能而所善助刺船自南蠻至浙江者意欲因之還朝鮮也生與紅桃仍居浙江浙江之人咸憐之各與銀錢米粟得以糊口生子夢真年十七求婚以朝鮮人之故華人不許有一處子求嫁夢真曰吾父東征往朝鮮不還吾願嫁此人往朝鮮見父死所招父魂而祭之父如不死萬一或再見遂嫁夢真居焉戊午北征生募入劉綎軍征虜賊劉公敗死胡兵殲天兵殆盡生高毅曰我非中國人乃朝鮮人也故釋不殺遂逃出朝鮮地下南原行到患清道尼山縣脚腫求針醫醫即天兵也昔天兵撤迴時落後者也問其

姓名居止乃其子夢真之妻父也問所由相持痛哭偕與歸南原訪故
居見子夢錫娶妻産子居故宅生既與子遇復遇子之妻父稍慰孤
寂而但與紅桃既遇而旋失猶鬱悒無悰既一年紅桃轉賣家産賃
小船與子夢真及其婦作華倭鮮三色服自浙江發見華人則以華人
稱之見倭人則以倭人稱之浹一月二十有五日泊于濟州之楸子島外洋佳
可島見其粮只餘六合紅桃謂夢真曰吾等在船飢死則終必為魚
食不如登陸自縊而死其婦固止之曰吾等以一合之米煮粥飲以療一
日之飢則足支六日且見東方隱然如有陸地不如忍飢求生幸遇行船
濟陸地則十八九生矣夢真母子如其言適五六日統制使斜水船來泊
紅桃俱說與其夫南原相離之故浙江相合之事其夫死北征之由其船
人聞而悲之将紅桃小船繫之船尾下于順天地紅桃挈男婦訪南原
舊地其夫與子夢錫夢真之聘父華人同居焉非徒舉家俱全並與

婚媾而無恙其樂融〻洩〻如也太史公曰鄭生東人也亂離失其妻
遠求之中國紅桃失其夫於兵戈中入三國男服変容以全身夢真
妻自求與異國人為婚求見父死所卒皆相合於一處一家六人不
期而合者皆在萬里風濤別境之外雖出於理外萬一之幸而庸非
所謂至誠感神者耶奇乎異哉

惟政者東國豪僧也自號松雲休靜弟子也常居五臺山月精寺萬
曆壬辰居金剛山榆岾寺倭兵大至與同舍僧避冦深谷間有僧往覘
倭兵入榆岾縛居僧數十人索金銀諸寶不出將殺之政聞之欲往救
之僧皆挽之曰吾師欲為同舍僧救其死慈悲莫大然探虎口捋虎
鬚無益只取禍耳政不從入亂兵中傍若無人倭兵怪之至沙門諸倭
或坐或卧鎗戟交錣政不與之拜揖不顧眄不留行曳杖揮手而入倭
熟視而不之禁歷山映楼至法堂下僧皆縛在兩廡見政而泣政不

之顧有倭在禅堂外治文書如軍目者政立觀之倭亦不禁呵觀其文字不可曉或有隷字間其間直上法堂諸倭將皆列椅而坐政垂手不爲禮彷徨縱觀之如癡人有一將以文字問之曰爾解字否政書以示之曰粗解文字又問之曰爾國尊七祖乎政答之曰有六祖焉有七祖曰願聞之即列書六祖示之倭將大異之曰此寺有金銀諸寶爾可盡出之不然當殺之曰我國不寶金銀只用米布金銀諸寶擧一國所罕有況山僧只事供佛菜食草衣或絶粒餐松或乞食村閭以爲生豈有蓄金銀之理且觀將軍能知佛家有六祖佛法全以慈悲不殺爲上今觀無罪愚僧縛在廡下責以珍寶彼一節千山寄食民間以朝夕者雖刲身粉骨豈有一寸寶顧將軍活之諸倭傳視其書動色顧下卒云云下卒趍下堂盡解兩廡二十餘僧政又揮手曳杖而出倭將以大字書大板掛沙門曰此寺有知道高僧諸兵更勿入即罷兵而去自此倭

兵吏不入榆岾寺朝廷除政爲僧將統領八道僧軍出入倭陣中以遊說
爲事嘗入賊陣見倭將清政〻曰爾國何寳最貴政曰我國無所寳
所寳乃清政之首也清政强笑而中實憚之難既定入日本家康以雪
綿子二萬斤與之辭不得盡與對馬島主橘智正而歸及朝廷重修
廟闕鳩一國僧軍以助役余相見於香山普賢寺剃髮存鬚長至
帶而白時爲嘉善大夫後死於雉岳山年未七十有文集